

馬華文學

2

2011年8月

第三届海鸥文学奖特辑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 目录

## 诗歌

- 木焱
- 一天很快过去 ○1
  - 考虑变成烟
  - 婚礼
  - 我巨大
  - 我睡入一本哲学书 ○2
- 曾翎龙
- 老虎（外一首） ○3
  - 捕兽器 ○4
  - 寻家/吕育陶 ○5
  - 带着糖和醋你浪迹天涯/蔡颖英 ○6
  - 白色噪音墙/密严 ○7

## 散文

- 爷爷爱喝茶/子杰 ○8
- 母亲的银河逆旅/许裕全 ○11
- 斗湖鸡蛋茶/King Kong ○16
- 见证在流淌的时光中/牛油小生 ○17
- 一裤走天涯/黄顺来 ○18

## 小说

- 浮世花月景/李天葆 ○20
- 边界/张柏樵 ○34

## 最新文坛动态 ○41

## 马华文坛出版消息 ○43

## 《马华文学》网络版稿约 ○45

## 主编的话/陈政欣 ○46

附录：2010年第三届海鸥年度文学奖  
小说组评审纪录 ○47

## 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

顾 问 / 叶啸  
主 编 / 陈政欣  
副主编 / 李忆着 潘碧华 吕育陶  
编 委 / 曾翎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孙彦庄

封面设计：卢妮伊  
内页设计：龚秀霞  
封面题字：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mailto: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1年8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欢迎转载·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 木焱

## 一天很快过去

可能的渺小，悄悄地变大  
变幻是一天需要的营养  
我处在发呆的成长  
事件都在退化  
她们的身影  
构成夜晚的风险  
开心就在街角燃尽  
笑一笑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 考虑变成烟

什么时候开始幻觉  
手在流畅夜晚颤抖  
  
对手在楼下数着钞票  
晒的衣服还没干  
  
干嘛说空气很冷  
道路堵塞到处是一堆垃圾叹息  
  
考虑变成烟  
在那当儿自己被吹走

## 婚礼

许久之后结束思考工作  
筹备艾莉丝与机器人的婚礼

● 木焱

## 我巨大

花朵是一个精灵  
一直躲藏在鲸腹里

阳光和水是我的粮食  
我巨大 增加了美的力量

字沉入深底杯子里  
喝光了灵感又反刍面前

恰恰地成为一件保暖衣物  
寒冬里的一根羽毛

## 我睡入一本哲学书

我睡入一本哲学书  
句号之后我的人生亮了一点  
我继续追索  
无垠的字海——  
哲学家的脑海

# 老虎

(外一首)

● 曾翎龙

朋友阿狗，相识逾三十载，几番跌宕，到柬埔寨管老虎机。  
后因森林政策改易，老虎一一关起，被迫回马，继续管老虎机。

狮子倒是见过的，懒懒吼出电影梦  
迢远而陌生，以不懂的语言围困——  
走出戏院，你的口吃成了口口乞  
吃过一顿饭便要开始怀念  
临行陪你买裤，刻意挑选尺寸  
恰恰好。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你不能这样下去。游泳池告别坠水声  
轻轻滑落宛如生命的妥协。  
总是游到对岸才发现  
还得游回来。  
而台阶，每踩一步便坍塌一台  
你不能这样上去，没完没了的夏天  
没完没了的狗仔式浮游

优雅系上蝴蝶结，优雅微笑  
优雅是一台机器，不断翻转水果和数字  
设定好的横竖交叉，仍然不可预知——  
惯常是乱序。缺了的一个虎头，咧嘴  
笑，衔着的草莓掉落

众马奔腾的草原惯常瘦瘠  
一旦奔跑，便是无数次践踏  
终点有栏杆，截下  
退回起点（梦开始的地方？）

你不能这样回来。如猫病恹——  
时常我在你屋外，唤不醒  
这只猫。以爪子条纹构建老虎架势  
投闲置散，生活  
一直叨着一副鱼骨残骸

而你在深沉睡眠沼泽  
看见自己马虎的吠声游来游去  
一直出不来



# 捕兽器

● 曾翎龙

与阿狗到马六甲，逛动物园。遇见一只三脚虎，为它命名“铁拐李”——人生海海不能飘，未来一路来一路跌撞；到如今，神话是慰藉也是讥讽。

左小腿空荡荡竖在围笼外  
它的生命告示牌：某年某月  
打虎英雄不上岗，就这样  
栽了——

安居且已无所事事，年复一年  
生活是一个捕兽器。它以如此简单  
一眼看穿的句子向你告示：停顿是宿命的猎物  
而宿命构筑神话，明天你又将为老虎  
上发条（薛西佛斯的石头又已  
滚落山脚）——也会累的，如猫陷落床褥  
以守护梦的姿势，流失语言和骨质  
在悠久的黑暗中我们回到襁褓  
好奇张望这世界，不知道在山的那头  
猎人已经挖洞，擅于等待我们成长

围笼里的老虎终于阖上眼  
昨日，日已乍别  
明天恒常亮起？

## 寻家

● 吕育陶

我们想像中的杨桃树还没成形  
它可以和荔枝  
一起生长在岭南的气候  
在增城或者顺德

但它没有荔枝娇贵的脾气  
脱离那年黄花岗飞溅的鲜血和寒冬  
来到暴晒、多雨的赤道

它没有竖立在义福街的石墙边  
你忙着码头搬货，学修车  
娶妻、生子  
汇款大后方购买击落太阳旗的炮弹

它没有，竖立在港仔墘的柏油路旁  
丧妻的眼泪刚在  
孤独的心室乾涸  
倏然独子在极速的赛车场  
被命运绊倒，趴地不起  
像木本延续物种  
你掏出仅存的积蓄  
领养一片尿湿的棉布和爱哭的奶瓶

年过六十，你的血压  
重新被小孩额头的体温牵引  
摆动在诊所和住所之间  
你给不断撑穿帆布偷窥世界的脚趾  
新的校鞋，给家庭填不满的米缸  
新的米

给不知晓账单重量的书包  
新的课本文具杂费  
用你原该按月  
接领养老金的手

年过七十，你的存款不够一方  
杨桃树的土地

当突如其来的血栓在脑部  
阻断你黑白电视的人生  
一片叶子落下  
打在我必须独自长大的肩膀

继续换回校服的皮肤  
读着生物、地理  
微弱的念书声无力  
扶起一棵  
降血压、驱暑降火的杨桃树  
给你

当我肩膀终于扛起  
从前被米粒和成绩单拆散的房贷  
飞升的地价却将住屋堆砌成  
麻将细小的公寓，高举离地  
赤道的日光如摩天轮，把阳台  
悄然布置为民初盛夏的天井  
我们想像中的杨桃树  
还未寻获  
出生地

## 带着糖和醋你浪迹天涯

● 蔡颖英

家是糖果屋  
终究要被离开  
你去组织另一座花园  
种满你爱的热带花  
你不能不爱除了花还有土里的昆虫

有人离散  
带着糖和醋浪迹天涯  
你知道没有天涯  
那是侠士虚构  
埋葬伤心的地方  
像被人倾吐的吴哥窟树洞  
其实它们不谙中文

带着脐带  
睡觉时你通过它潜回温暖的球  
有水浸湿  
是最初的房子  
那时四季还没转动  
秒针尚未倒数你就  
在谁的包裹里静穆游泳  
我们曾经是不会被淹死的鱼  
脱离水便不再是鱼

你追寻临海的城市  
他们被蓝色包裹好扎实  
你便不想被离开  
那条缎带连上天打结  
蝴蝶结  
你用鞋走不到的地方  
便一直仰望  
像窗外一根柱子有电线  
乌在傍晚填歌谱  
歌谱下有白点  
你听歌却忽略白点  
像你忽略别人问候你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当你到过天涯  
见一朵荼靡  
不顾一切盛放  
你便择一块地  
建筑  
自己的巢穴  
温柔覆盖  
不再出来

# 白色噪音墙

● 密严

停了  
血  
不要吵醒  
我们的  
神

声音的隔壁  
全烧光了

咳得更厉害了  
风干的  
心事在半夜  
起身，打开冰箱  
说：“我，罪！”

底下，唱一首  
死亡赋格  
升起来前  
先要  
跪着躺下来  
再摊平

平铺在咖啡杯  
里亢奋  
旋转的奶白里  
有昨天的  
宿醉

毛起来，听着  
他又呼天  
大喊：  
“我，没醉！”

穴破出土的  
复活圣体  
说：惺惺着

长长的木椿  
钉入  
神底下  
的  
静

● 子杰

爷爷

## 爱喝茶



在客厅左边的角落有个小桌，四四方方不知是什么树木制成的，表面并不怎么光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是个好木。在家中小木桌的辈份还比爸爸的高，听说是爷爷南来之后的第一个财产，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以前小木桌不摆在角落，是摆在客厅的中央与大桌平起平坐，桌上还放着一个小茶壶和三个小杯子，那是爷爷最宝贝的茶具。用膳后，爷爷一定坐在小木桌旁与茶谈恋爱，拿着茶壶和杯子一摸就摸上好几个小时，一点也不腻。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妈妈只是轻轻地将开水倒入壶子里就能冲出一大壶香喷喷的咖啡给一家大小喝，但是爷爷只为一小口茶却得花上一个傍晚。

以前妈妈也有冲茶，也能一冲就冲出一大壶，但总没人爱喝，往往那整壶茶水就拿去冲水沟，随着河道漂流到南中国海。我们本来就不爱茶爱咖啡不喝也很正常，可是连最爱茶的爷爷也不碰一口，就有一点让人不解，之后妈妈就不再冲茶了。爷爷为什么不喝呢？这疑问总缠着我的心，像蜘蛛丝缠着身体一样虽不痛不痒，但会让人有种不快的感觉。

有一天我终于开口问了爷爷。

爷爷微笑着问答我，说他是喜欢品茶不是喝茶，而妈妈冲的茶是拿来喝的。爷爷坐下来也示意我坐下，随即又开始烧开水了。我慢慢的坐了下来，有点不情愿，眼神不时放空，不时东看看，西看看，在暗示爷爷饶了我。虽然喝上爷爷冲的那口茶也是半小时以后的事情，但让我不情愿的事是爷爷又要感叹开始自言自语。爷爷对着茶总能慢慢地将他个人辉煌史一页一页地说出来，往往就是从中国南来说起，这也是最让爷爷感到自豪，同时也会矛盾地心酸起来，因为同乡都不在了。现在爷爷思念在北方的河婆，也没个伴能一起来回忆它的味道，爸爸不知河婆是怎样的，也没去过，更没想过要去。我们这一辈更不用说了，若不是爷爷常提起河婆镇，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一个地方。虽然现在知道了，可是我们还是对河婆没有任何的感觉，爷爷对我们说起河婆镇就像鸡同鸭讲，我们也不喜欢听，爷爷难免会有点失望所以慢慢就不说，只对着茶杯谈情。就是这样，爷爷与茶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发现爷爷与茶谈情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这或许是心中藏着有如河水般的思念，一条穿越南中国海的河。

开水烧开了，爷爷慢慢地倒入小茶壶里。“这茶杯虽小，三个加起来也不比你爸的咖啡杯大，可是这茶有如大海的深度是咖啡体现不到的。”爷爷突然开口说话，把我飘开的眼神拉了回来。又说道：“我喝茶，我爸爸喝茶，我爷爷也喝茶。我们是喝茶的民族，文化也是茶的，茶就像是我们的鲜血一样，一直在我们我们的身体里。可是现在我的孩子不喝了，孙子也不喝了，将来也没人会喝。”说着说着爷爷就递给我一杯茶，又说：“尝尝，其实茶也可以喝得比咖啡浓”。我的眼神放空了，只是头儿还在不停地点头认同爷爷，这是我应付爷爷的招数，当听不懂爷爷的经文时这就是最管用的招数。爷爷看见我似懂非懂的就笑着说：“等你老了再慢慢体会吧！”爷爷就是喜欢这样子，说些我们不懂的话，也不知道爷爷想让我明白什么。

我接过茶杯，一口把那小小杯的茶倒入肚子里，一秒也不愿让它停留在我的嘴里，喝完我就抽身离开了。在离开小木桌时，我看见了爷爷对着杯子说：“等我走了，你也喝不到茶了。”一声叹气从爷爷心里不经意的流出来，之后爷爷也不多说了。

是呀，爷爷去世后，那套茶具就收进了装饰柜，再也没用了。本来茶杯还是保留在原来的小木桌上，可是没人用它来冲茶，也没人想用，更没人想喝茶，所以最后爷爷的那套宝贝就送进了柜子里去。从此以后，那小茶杯也没喝过茶了，而那小木桌就从客厅的中央移到了角落去，上边摆上几瓶红酒来当装饰，增加家里的洋味。

虽然以前有很多时候我听不懂爷爷想让我明白什么，可是我知道爷爷从来就不喜欢咖啡，也不喜欢我们喝咖啡。爷爷总是说他是喝茶的民族，外来的咖啡不适合他喝。那时我觉得爷爷跟不上时代，害怕接受新的事物，太过固执保守，搞得好像咖啡与他有仇似的。后来长大了，才慢慢明白爷爷不是害怕，爷爷他只想保留茶在家的地位，只想守住宝贵的茶具，只想有一天我们全家会一起坐着品茶，听听河婆的故事。

啐！啐！啐！开水烧开了，妈妈又准备冲咖啡。那在装饰柜里的茶杯，闻到开水的味道是否会想念爷爷，是否会想要让茶水再次填满杯子里的空虚。爷爷喜欢茶，爸爸喜欢咖啡，而我喜欢可乐，不知以后我的孩子能不能从新抱住茶的味道。

● 许裕全

## 母亲的 银河逆旅

母亲说夜里她径自去了趟厕所，转头见对面床的老阿嬷坐直了身，眼神涣散在空气里搜索些什么，便挪步前去攀聊几句。怎知两人一见如故，在水凉的夜里交换了满兜满腹的柴米油盐苦辣酸甜。后来母亲还帮老阿嬷梳了一个发髻，蜜蜂窝般附着在脑后，把老阿嬷逗得开心又落泪，揽镜照了照说好久都没那么水当当了。直到天快亮了，不锈钢手推药车的轮子匡啷匡啷啃磨石地板的嘈杂声自房外长廊传来，母亲才不舍的走回自己有些认生的床。

我相信我也是在那一顷刻间醒来的。

因为在即将转醒的梦里，我依稀听到类似火车轰隆轰隆由远自近，从我身上辗过的声音，铁轨压得我全身骨骼酸痛麻痹。我抬起头，赫然瞥见母亲突着那双骨碌碌的大眼干瞪着我，诘问我为什么她会睡在这张床？

那是母亲中风留院的翌日，我刚从母亲床位右侧一隅趴睡醒来，八方魂魄尚未归位之际，如遭冷泉灌顶的又被她问了一个莫名奇妙的问题。

不止一次，母亲可以穿梭时空，随手推开小叮当的任意门跳出来，要我回报当自己的位置。好像我是围绕着她运转的人造卫星，沿着既定的轨道磁场守护她这颗晶莹剔透的小星球，为她解读定位每一道航线行踪。

“妳一直都睡这张床啊！编号323。尊贵的女王。”我说。

母亲惧冷，于是就为她选了这间靠窗的六人无空调设施病房。白天我把窗帘往两旁束起，可以看到窗外高大蓊蓊的青龙木丛，迎面推过来一片苍郁葱翠的绿墙。

然而此刻，母亲却怒颜坚持，并纠正我的错误，似乎相信在醒来前的那一瞬间，她是不处在这间医院这间房的这张病床上，也许是，刚提了菜篮从菜市场或厝边头尾串门子回来，开错了门，狼狈的闯入了这间尽是消毒药水味的白色牢笼。

那我呢？

多希望也能向母亲借一次任意门，回到事发前的任何一天，让我可以从这起灾难中逃逸出来，遁入安全的所在。

母亲脑溢血，血管栓塞，头颅里泡浸一片血海。她的身体被分切成二半，右边完好；左侧从颜面以降至手脚，全瘫了。疾侧像害了病毒或无法解码的方程式，驱动不了庞杂繁复的脑枢神经系统，手脚顿时像废弃的零件黏附在躯体上，折拗成各种委屈的符号，向我展示艰涩难懂的隐喻。

而我需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安放她那陶瓷玻璃般易碎的骨骼关节；要胸贴着胸将她轻轻抱起；着衣换尿片，翻身拍痰，每一次肤触都放软了力道，所有的细节都变成了重点，需要一一的在脑海里定格搬演。最怕明明是明明已将她完全抱住却又突然想到跳过了某些关键点，忐忑不安，又把她放回原位重新再来；有时抱起，听见骨骼关节喀喀作响，吓得魂飞魄散。想起逛精品店常读到的警示语：Nice to see, nice to hold, once broken, considered sold, 让人如履薄冰，胆战心惊。突然觉得骇异，母亲会不会从此就像一个陶瓷娃娃，一不小心，随时会在我的面前崩离破碎？

母亲总是嗜睡，一个世纪那么长的昏睡，睡得像是不会再醒来般令人不安。她看似幸福的浸泡在一个巨大的蜜糖梦池里，嘴角淌着唾液，呼噜声响，贪婪的欲把前半生的劳累一次过睡完，环境那么嘈杂，她却可以把世界隔绝在外。

医生巡房，向我展示母亲脑部深层扫描图像，华丽的龟纹塞满整张黑胶负片，像一页完美的龟甲图鉴。龟主长寿延年，然而在它清晰的纹理下，却缀饰梅花朵朵，吐血绽放，滴落如水墨渲染，瘀积堵塞在组织缝隙间。

医生宣道式的向我读了好几页英文报告，吟哦晃喻如歌的行板，我像个鲁钝的告解人，跟不上祷词的速度，恍恍惚惚让我失了神，竟将它听成：赐我医赐我药赐我永生，宽恕我带罪的灵魂跨过生命幽谷悬崖……

而我的思绪仍在幽谷徘徊，在悬崖边别过头望向母亲，再一次目送她穿梭任意

门，飘荡到杳远的无有之乡，也许正降落在尚未命名的星球上。这人世间烦恼，由不得她牵挂。也许老天爷同情她这一生从未出过远门，赐她一双强有力的翅膀，放任她自在的飞翔，她就这样贪婪的往很远很远的方向，丝毫不恋栈的飞去。

我只能在母亲的星球之外，无助的盯住仪表屏幕与仪器，追踪她飘渺的行踪座标。她的心跳脉搏顿挫急促，像一颗燃烧的乒乓球，在水平线上不安的跳动，嘀嘀，嘀，嘀嘀嘀（莫非遭遇乱流？）；她持续高烧、呕吐，血压狂飙到200（靠近太阳了吗？）。气喘吁吁，口水滴流（口渴了吧？）。

医生说，她的脑压濒临爆点，再下去，就血崩了。我想像一排霰弹，正从远方朝母亲脑部疾射而来，砰！血浆星爆的恐怖状态。气恼着，叱责她：都瘫了，还跑那么快干嘛？

我循着透明塑料导管，看见降血压药与抗凝血剂泵入母亲血管内，感觉它们正驭马吆喝疾驰，一路飞沙走石，从后追赶她的脚步，遏阻她自杀式的狂奔。

而我总是野蛮的截断母亲的单人旅程，直接从蜜糖梦池将她拍醒，恶狠狠的把她的魂魄给揪出来，然后命令她：吃粥——喝水——服药——喂喂喂，跟我说话——张开眼睛——看闽南语连续集《爱》。

再不然，看我！

会有那么一阵子短暂光阴，母亲被我自银河旅程提拎回来后，双眸晃神失焦，说话像透明的空气，疲累至极的遵依指示吃粥服药。她用迷茫陌生的眼看我，仿若再次错遁异界时空与我接触，勾动天雷地火，有太多音波频率思想需要沟通释译。旋即又张大口愣在那里，眼皮闸门闭合后便不再动了，躺卧成一个恒久仰天长啸的姿势。

盛着粥水的汤匙停格在半空，让我忍不住的低回叹息，那么近，却又如此遥远的距离啊！无奈的看着母亲化身魔术师，黑袍一挥，留下烟雾，又衔接回她失速的银河轨道飘浮去了。我只能在现实里怔忡，惋惜的觉得被她无情的抛甩了好几个光年，星殒消散在混沌幽冥中失了联系。

一天的始终，母亲会有零星短暂的回神片刻，不定时，但大部份都发生在午夜，从无有之乡降落到凡间，回到一个左侧瘫痪的寻常老妇人身份。我是她的贴身侍卫，抓紧这一段黄金时间聆听她断断续续的说话。即便是在深夜，只要她悠悠转醒，我就

坐直了身子，握住她的手，准备接过她传送过来闪着电光的神神秘语。

她谈起老阿嬷，一个梳髻的苦命女人，夜夜陪她谈心。

然而对面床位打从我们住院便一直空着，隔帘布全部拉开，白色的床单铺设干净齐整，老阿嬷没有住进来，老阿嬷，不。存。在。

我骗她说，“你看，老阿嬷真福气，已经出院了啰！”

“是噢？”母亲拉长了疑问尾音，似乎在埋怨老阿嬷的不告而别。旋即又遁入银河轨道，鸣笛而去。

某个夜晚，母亲谈起家里水龙头忘了关、红毛丹熟了没人采、老屋鼠辈白蚁肆虐、鸡鸭喂饲、红事白事等日常一箩筐零碎，要我载她回家处理这乱局，她说：“我就去戴安全帽来走”。不过倏忽她又闭合双眼，不再言语飘走了。

接着，约莫凌晨时分，病房门被左右撞开，送来一个急性胃溃疡病患。我惊醒坐起，微暝中见一对猫眼闪着绿光鬼火，吓了一跳。就着隔床捻亮的床头灯照，我将她的床调高到45度的位置，聆听圣谕。

母亲说大哥刚刚来过，头发还是留得那么长，整个人黑黑瘦瘦，脏兮兮的徘徊在后门怎么劝都不肯进家里。他哭着说他不孝，愧疚不能服侍她到老。

母亲长吁了一口气，交代我，“都这么多年了，还有其么好顾怨的呢？你转去跟你阿兄说我们不怪他了，真的不怪他了。都是一家人，叫他回家吧！”

是啊，大哥车祸意外去世经年了，形骨已然销融殆尽归化尘土。而我也活过了他当时年轻的廿四岁，生活上早已递补他遗留下的空缺，代替他的角色扛起所有责任，筛滤痛的记忆受伤的细节，忌讳的不去谈论，把他锁进抽屉，完封入永远廿四岁的时空胶囊里。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彼端未知的渺茫大荒，母亲与大哥，到底是谁先闪烁微若星芒的召唤，隔空迢迢来相会？灵魂会相互扣应传话吗？是不是有一种低至我无从辨识的频率存在于他们之间悄悄传递？不然，他们又怎能保存彼时记忆模样在异地转弯处泪眼相认？

想我这介肉身凡胎，永远无法像母亲一般来去飘浮时空。之后好几个晚上，我伫

立在母亲用逻辑错乱的话语架起的桥的另一端，接拎那些前来与母亲聊叙的旧精魂，远的近的，深刻的模糊的，暖暖的慰问。客死异乡的三舅、高龄的外婆、骨瘦嶙峋的阿公……

我看不见摸不着，如阅读线装聊斋，每翻一页，幽灵随尘埃惊飞游荡，竟觉无有恐怖，心神清宁。母亲说，它们面容慈祥，站在明亮的所在，要她好好保重。我环顾四周，阒黯中频频颌首，算是答谢礼。

半个月后我接母亲出院，过炭炉洗七色花水，晚上就寝前她再三叮咛，记得要蹑去房里看她。星月当空，就让那些不灭的旧精灵，回到各自的任意门内，锁上，重归宁静。母亲的银河逆旅终于结束，我折下她隐形的翅膀，收妥，不再让她失速飞翔。今后就由我来接班，尽忠职守当她的贴身侍卫，守护我轮椅上尊贵的女王。

夜里我起身，踱到母亲房里，坐在她身边，仔细端详她的呼吸和胸口起伏。感觉她的形体渐渐萎缩，像是一夜间变化似的，虽盖着被，但仍可勾勒出她瘠瘦的线条。

我举起她瘫软的左手，她没被惊醒，将她握拳的手一指一指的掰开，再把我的手放进去，旋即她的手像猪笼草迅速闭合，像捕抓到猎物般把我的手紧紧攫住不放。然而这样体贴的肤触，纵使温馨甜蜜，她也是感受不到的了，由此想到，无限感伤。

我站起身，凭窗凝视庭院前母亲栽种的那几丛盛开的优昙钵罗花，梵经所指之天花，宛若如来下凡，值佛出世之难得。《法华金句》曾言此花三千年始得一次绽放，月朗风清，寒凉如水，洗尽凡尘流连人间数时辰，弥漫香气，须臾散逸无踪。

我身披月光，回头望，均匀的呼噜声传来，感觉母亲真的回家了。

## 斗湖

# 鸡蛋茶

● King Kong

凌晨就听到手机响起来，看了来电显示，心中知道不详的事情发生了。妈妈打了电话来说外婆去世了。我匆匆的买了机票就回斗湖奔丧去。

外婆的丧礼很快结束了，心情在葬礼之后若有所失的，我不是伤心外婆的离去；外婆已经是九十高龄，在一次跌倒之后就卧床不起，大家其实心里也作好最坏的打算。她的一生坎坷，前半生因为战乱和排华，从中国逃到印尼，再辗转来到斗湖定居。后半生却因为孩子的问题而烦恼。我想她此刻的离去也是一种解脱吧！只是我一直整理不出到底我的心情为何带着那股失落感。

临回吉隆坡的前一晚，我突然在晚餐之后想念起鸡蛋茶，就到梁氏粥店里坐下来一碗。说到梁氏粥店，在斗湖已经经营了好几十年的食店，由一间简陋的档子变成现在的店面，算是这里的老字号。我当时已经吃饱了，肚子只能容纳一碗鸡蛋茶而已。

在斗湖，加了鸡蛋的凉茶有三种：鸡蛋茶，鸡蛋水和清补凉。后两者都是

放入鸡蛋再打成蛋花，而鸡蛋茶却是完整一粒剥了壳的鸡蛋。说鸡蛋茶是凉茶一种，我却不肯定它是不是有中药疗效，或许也只是一种地道甜品而已。

这一晚偶然想到来一碗鸡蛋茶，不是因为特别特别喜欢它的缘故，只是一股的思绪湧上心头。少年时候和一班朋友在活动结束了，就去大排档喝凉茶当夜宵，继续的天南地北谈下去。当年的凉茶选择不外是清补凉、鸡蛋茶、夏枯草（也叫下火草）或是薏米水。如果肚子有点饿，就来一碟湿炒生面。我想当时的夜宵还比较健康。中医常说，夜睡的人肝火盛，喝凉茶不就让我们降火吗？虽然也没有任何医学根据，但是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坐在一起，谈活动策划，谈理想，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

想来那也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大家都已经各分东西；有人成家立业了，有人出家弘法去了，也有人英年早逝。想起这位故友，假如他还健在的话，我想他那股凝聚力一定可以让大家继续保持联系吧！假如他还健在的话，凭着他的那股魅力，一定可以找到更多年轻人来继续办活动……念着念着，唉！人生那里有假如。

看着碗里的鸡蛋茶中自己的倒影，却是一个人了。把鸡蛋茶喝进嘴里，带着药材甘苦的味道；就好像我的少年回忆，苦苦的却带着点点甘味。我一直都不想把碗里的鸡蛋戳破，就好像不愿意把已经封尘的记忆再次打开一样。

# 见证在流淌的时光中

● 牛油小生

岛国自冷静日起便热气蒸腾，环境局表示，冷静日、投票日及大选成绩揭晓日是岛国今年以来最热的三天，大概选民难以冷静以待吧——岛国政府借鉴了上届大选而创造的冷静日，本想压抑沸滚的情绪，但看来终是一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神秘主义在作祟。

开票的那夜，逡巡于波东巴西，以一个不受欢迎的兽的身份，在一个老牌反对党的大本营中的旌旗飞舞下。当地居民与支持者渐渐集中的咖啡店，这是他们一如既往的形式，不需要搭棚子，不需要租体育馆，一切从简，就在组屋楼下。夹着电视直播的嘈杂，啜一口咖啡或豪饮一瓶啤酒，他们为每个反对的胜利而欢呼。每当执政的人物出现，嘘声四起，他们同仇敌忾。一听到工人党保住后港的消息，欢腾雷动，再听到工人党拿下阿裕尼，群情沸腾，仿佛那是自己的快乐，但，他们的领袖，他们27年来的精神象征，却落选在集选区，这个叫人心寒的制度，詹嫂也未能守住波东巴西，以一百多票饮恨，一如一壶苦涩的酒——多么难以接受，但其实各人心中早就有数。

这个最少选民的选区，却花了最长的计票时间，任时光加重那消息，以及煎熬的时序，回忆、追忆，小生必须去问询每一个变得粘稠的灵魂，仿佛在接触往下沉的空气，有一种很轻的沉重。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其实谣言纷飞，许多人都收到情报，就是默默不愿证实，他们继续在咖啡店的电视机前，等待那名机械人般的选举官，如今在网络蹿红的杨雅镁，用没有表情的声音演绎一切的终结，或许，他们依旧期盼奇迹，直至今天亦然。看着这些忠实的支持者，内心很是触动，在岛屿这个小市镇，一切硬体设施的翻新总是排在最后的最后，好处总轮不到他们，但许多人告诉小生，这个地方很温馨，他们用的是“kampung spirit”，一个被第一世界国家遗忘了的词汇。

由于截稿时间将近，小生凌晨2点钟就赶回办公室，没能亲眼看见詹时中伉俪，没能看到他们与居民之间见面时的情景，只好从摄影记者的相片中，慢慢拼凑，慢慢阅读：有握拳有握手有拥抱，也有很甘榜的泪花，像被棕叶筛过的雨。

# 一裤走天涯

● 黄顺来

我的三姐有四个女婿，全都事业有成，社交频密，他们在服装方面弃旧图新犹如明星。因此，三姐常常挑选了一些他们弃之不穿而又适合我穿的衣服给我。我呢，承蒙上苍的恩赐，十年如一日，身材“苗条”如昔，那些旧衣服大都适合我穿。

这里我要特别选出一条黑色长裤来谈它，这条长裤仿佛是特地为我量身定制，穿起来特别合身和舒服，加上黑色配什么颜色的上衣都行，因此我对这条裤情有独钟，不论去什么地方或者什么场合我都会相中它。

这条裤穿久了色泽已经没有那么亮丽，右边裤管接近膝盖的地方破了两个小洞，由于我太喜欢它，所以不在乎这些小瑕疵，仍然照穿不误。

有一天，表姐亲自登门派“红色三万”，原来表舅父要庆祝八十大寿，近年来表舅夫妇在商场捞得风生水起，这次表舅父的寿宴务必办得风风光光，在请客方面采取“渔翁撒网式”把所有亲朋戚友都“一网打尽”。连那些“蕃薯藤”亲也不放过。

那晚我和家里的黄脸婆一起赴宴，

我们是“隆帮”亲戚的车前往，对方说七点半来我家载我们，不料才七点他们的汽车笛声就在我家门口响起，我们匆忙换了衣服坐上他们的车。

在宴会上，黄脸婆起初跟亲友谈笑风生，说得口沫横飞，突然她的手帕掉落地上，她俯身下去拾，起来时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不断用斜眼瞪着我，我莫名其妙，用一种询问的眼光回瞪她，她用手向我下身一指，我更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察颜辨色，经验告诉我，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曲，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大庭广众之前不好意思寻根究底，好不容易熬到曲终人散。

回到家里，一跨入门槛，黄脸婆没有向我开火，而是像报告大新闻似对两个儿子说：“喂！你们知道吗？今晚赴宴你们的老爸穿什么裤？”两个儿子听了四道眼光不约而同向我射来，小儿子喊道：“爸！你怎么穿条旧裤，你是不是拿错裤？”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这条裤。我不慌不忙地说：

“我没有拿错，我是刻意要穿它，因为我喜欢。”黄脸婆的声音接近怒吼：“难道你不知道这条裤有两个破洞？你知道吗？刚才我俯身下去拾手帕时这两个

洞仿佛是两粒眼睛在瞪着我，瞪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妳别夸张好不好？”我说：“两个连蚊子也飞不过的小洞根本无伤大雅。”黄脸婆说：“你要破到连水牛也都能钻过去才算‘无伤大雅’吗？”

瞧她气成这个样子，我故作轻松：“即使破大洞也无妨，难道你没有看到时下的年轻人穿的牛仔裤接近膝盖那边故意挖两个鳄鱼嘴似的破洞，我的跟人家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黄脸婆冷笑道：“人家穿破裤是新潮，你穿破裤是乞丐，听好好来，是沿门逐户求乞的乞丐。”我非常生气地抗议：“为什么人穿是新潮，我穿是乞丐，一样是人却有不同的诠释？”黄脸婆说：“既然你如此迟钝，我就解释给你听，人家二八你八二，人家青春少女你鸡皮鹤发，瞧你活了一大把年纪还妄想天开要和年轻人平起平坐，真是不量力。”黄脸婆出口尖酸刻薄，不留余地，把我的自尊伤得体无完肤，我不甘示弱，不顾一切奋力反击，即使强词夺理也管不了许多：“我知道，人家少我老，但是我可以反老还童呀！”黄脸婆连声冷笑：“嘿！嘿！你反老还童的结果是叫辆救护车送你去红毛丹（精神病院）。”

我顿时土崩瓦解，倒地不起。这时大儿插嘴道：“爸！不是我要说你，我们平时在家里穿的便服和出门的衣服应该有所区别，便服旧一点无所谓，赴宴的衣服应该光鲜一点，怎么可以穿得

如此邋遢。”小儿子听了立刻附和道：

“爸！你到那里都是穿这条裤，表里不分，如果有机会出国旅行，难道也穿这条裤？”我听了鼓掌叫好：“好主意！一裤走天涯，潇洒又逍遥。”突然黄脸婆把怒气化作叹气：“唉！人家说一个家庭里有两件令人头痛的事，就是小孩顽皮和老人顽固，现在我们家里没有小孩，却有一个食古不化、冥顽不灵的老顽固。糟老头！你听着，以后出门如果你还坚持要穿这条‘天涯裤’休想我与你同行。”我听了轻松地说：“妳不与我同行，我少了一个缠累包袱，求之不得。”

“你！”黄脸婆两粒眼睛瞪得比五角钱的硬币还要大，几乎占据了整个脸庞，并且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大儿子看了连忙劝阻道：“爸！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妈！算了吧！为了一条裤吵架，值得吗？”小儿子也连忙出言相劝。双方总算理智地听从儿子的劝告，鸣金收兵。

第二天早上，我这条被人称做“天涯裤”洗了挂在后院晒，我左看右看，凭良心说，这条裤是太旧了，尤其那两个“露齿”小洞，很不雅观，但不知怎样它仍然是我的最爱，我对它似乎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如果你问我以后出门还穿这条裤吗？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穿！

● 李天葆

# 浮世花月景

## 一、日光下检阅旧事

电动火车厢外色还是暗蓝色，远远看着它缓缓地抽动过来，就觉得分外陈旧——十多年前的车厢依旧还在，大概也没有重新喷漆，一节节停下来，前后门自动掀开，走进去，两边靠窗的软垫座椅眼熟异常，孔若棠有点吓着了，仿佛一坐上去，跟那时光倒带机器咻声回到从前。感觉仍然那样，班次总没个准时，偶尔在站与站之间停滞了一段，是无从解释的时空断片，微冷空气里，隔着窗是荒无人烟的土坡矮树，望久一点似乎有突起烟囱，想必是附近工厂的；他忽然想起“轰埠”这个地名，好像跟任何乡城小镇没有分别，辨识不到什

么，像是随时随地都有近似的复制品，可轰一声忽然消失。当然那时这也仅止于是匆匆掠过的一个站，到底没打算下去游逛，看个究竟。

前边好几个马来人挨肩坐着，脚底堆着塑料袋，看来绝有可能在那儿下车——女的包着头巾，绿墨漩涡飘着大朵紫色胡姬，和身上baju kurung暗青水迹图案相互配搭，这种凑成一套的审美，比单纯的黑头巾或是白头巾有趣。孔若棠当年上班的公司，坐镇询问处的就是个马来少女，叫诺莱妮，头巾沿下的皮肤白皙，但那种象牙白有点阴森，像黑面纱罩太久，不见太阳，血色暗淡，似乎源自中东那一路的混血；伸出

接电话筒的玉指倒是闪着银粉的豆沙红，工作久了也不顾忌低头看小说，封面大刺刺画着煽情的壮男艳女，某种类火辣的罗曼史；那阵子她常对营业部房光源闲聊，自然也因为这男士长得体面之余，嘴还很甜的——他来自半岛之东海岸，说马来话自有一股道地的腔调；她微侧着头笑说，家住在有点远，每天都得乘坐电动火车来回——若棠疑心这诺莱妮说谎，自己就从来不曾遇见她。他和她的过节，时间过去了，也就不算什么，似乎活在这里也可作如是观……老旧的火车，脸孔木然的外劳，到站的手扶梯永远不开动，要乘客吃力的跨过黑纹金属梯级。恐怕要很历尽世情方能让心火熄灭，若棠也只在最没顾忌的时刻才发牢骚。

房光源最近还约他喝了咖啡——在地铁站附近，商场入口旁侧露天咖啡座。这不是欧陆巴黎，举杯向着丽日当空，到底也是一种招摇。离开公司后倒是还保持联络，似乎隐隐中也找到某些合理的微妙理论，理应不在一个共同地方，也便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但即使不在一个组里，太过亲近也会有人际隙缝潜伏的危险，脸上笑着，却不知是敌是友——当年经济老好的岁月，随便攀

附一个关系开的公司，接些专案即有油水，他们顶头上司神龙见首不见尾，底下几个第二把交椅暗斗变明斗，金字塔管理层往下更是蛛网复杂，需要小心应对。多年后谈起也属于一种助兴的资料罢了。房光源如今显得壮了，记忆里微方的脸型棱角模糊了，那种机灵清澈黑白分明的亮眸渐渐退去，只是有点肉的样子也不难看，笑意依旧很浓，更懂得人情世故——比较暗泄玄机的是讲到近况互相都有保留，聊及过去，则一如撕开盖盒上的锡箔纸那样爽快。

不管下班的聚会还是小酌，若棠虚应故事到一个时候，随即以赶末班火车为由早退——“你总是扫兴，后半段唱歌就见不着人影……”房光源淡淡说来，也有暗讽其不合群的意味——难得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会有交情，光源的那点取笑也带着丝丝亲切，只有熟人才能掌握调侃的分寸；像每次见面，他老是伸出手指捏捏对方的颈背，是一种亲昵的手势，那块绷紧的肉顿时有酸麻之感，但又觉得异样舒服。

孔若棠一笑，从来公司不是自己的归宿——直属上司有个艾妃娜，苹果脸，戴个小圆眼镜，笑起来非常甜，她最喜与若棠细说“家常”，夫家娘家周

遭琐碎絮叨不断，把他当作最没威胁性的男职员，文弱低调，也欠缺锋芒；午餐时光乘机外出载女儿放学，办公室一角添加塑胶矮凳，有绑蝴蝶女孩低首写功课，算是路过玻璃门瞥过的奇景……她的归属感无所不在，请了补习老师，地点均设在她的主任房间；周末半天，索性率领丈夫子女姊妹，买了小吃在里面办聚餐——当然会顺道唤若棠和外边职员进来尝鲜，以示不摆架子。艾菲娜的丈夫偶尔亮相，乍看很登样，白净斯文，很有点韩国男星的单眼皮，只是分得太开，吊上去，“西北有高楼”遥遥对着“孔雀东南飞”，稍微留意，他便眼珠急转，随时慢悠悠说出一套理论。若棠淡淡地提起：“……她老公不知道怎样了，我还记得他说从不去半山芭这种低下层地方，买个日用品也选择万达镇之类的……”光源笑道：“现在应该是折堕了，艾妃娜恐怕连买厕纸也要货比三家。”他当然有理由在嘴边刻薄，房光源当年被暗地归类为另一个阵营，但艾氏止于礼貌地提防着，不敢妄下毒招。

“……都说艾妃娜是契爷那一派，要风得风的，”就连房光源也以为他是她身边的跟班，后来看了几次夜聚K歌包厢之悄然离席，直觉认为此人不上道，但也难免讶异。可两人都在风暴前

离职——公司风暴比金融风暴早一点。人事内耗，在风头上的人物无端折翼，嚣张不再，调职的韬光养晦，有的乘机移民，号称在黄金海岸度假成年累月，离开半岛的城市轻而易举，仿佛蜻蜓沾水点了点即飞走，无所牵挂。孔若棠笑道：“……好像大家都觉得你想追诺莱妮……”他举的例子未免杀伤力不够，比起派系依附，房光源的点滴仿佛皆归纳在暧昧情事里，文件夹开档了，虽未见个善终，却没有什始乱终弃的纪录，桃花误解也不过是美丽的笑谈，好像等到他结婚也不见停止——婚后光源仍然在夜生活场合现身，传来若棠耳畔的说法，是岳母跟来住，等于是双重监视的反效果。他听着，扬眉轻笑而已，并不反驳。

小圆桌底下的洋灰地镶嵌着花砖，好几块明显有裂痕，这商场明显也没落了——楼层上的戏院早拆卸，改装成廉价五元马币零卖场，再过一点就是毗连式商号注册局，气氛完全不协调，即使要闲逛也得先打住。他们坐着聊天，好一群马来妇人蜂拥而至，鹅黄粉红的头巾长裙夹杂，携手笑着。孔若棠微笑道：“很可能里面有个叫做诺莱妮的……”她结婚请客，房光源也有上门

道喜，反正嫁的据说是“要人”，大概属于党政背景，婚后她想必也加入妇女组——这一堆巾垂胸前、裙长及履的巫族妇人里寻到她的身影并不出奇。她们在附近的政党大楼开会适逢休憩，喜滋滋的过来打发时间。早几年这里也是中东客的集中地，现在有点粉褪香残，隔壁的礼景饭店倒还有疑似黑纱曳地女贵客出没，可比从前到底少了……千禧年以来，不是海啸就是地震，活生生的惊世悲情俯拾即是，这个半岛总是幸运，都沾不上边；可外地人有意来吉隆坡旅游，隐隐觉得连景点皆罩上灰蒙蒙的薄雾飞沙，最时髦的精品店橱窗也显得黯淡陈旧，大而无当的mall复制格局，有人刻意标榜只去什么万达镇，不过是骗自己，踩一下别人；反正不约而同的随着人群填满冷气里的囚室，看人，也让人看，都聚在一起消费，或闲逛，杀死一寸寸野草似得多出来的时间。

房光源自己要了一客杏仁片苹果丹麦千层酥，替若棠叫了个黑胡椒羊肉派——若棠笑道：“多谢，难为你记得。”光源抬了抬下巴，伸手示意，说不必客气。好像是有次去公司周年庆晚宴，知道总是很迟开席，两人特地跑出来吃点东西“打个底”；恰巧进了那家

连锁店，孔若棠指定要个羊肉派……他还记得房光源一脸问号，似乎在问，真的有这样可口？他稍微晃了一下手，转头跟柜台说：“劳烦微波几分钟。”他大概在某个程度要求简单，热腾腾的烟气下，黑胡椒馨香攻鼻，酥皮夹着肉块嚼下去，并不难吃。在吃着回忆的同时，眼前的人倒不涉及丝毫的厌恶记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沉淀后心平气和的欢喜。

光源忽然想起什么，哦了一声，说：“诺莱妮前几年曾打电话来找我。打到我家里去，我老婆接的……说是要我帮忙看个东西，传真了一篇剪报来，很神秘的样子，追根究底不过要翻译……”若棠诧异，当然是中文稿子，其实哪有什么天大秘密可窥探的。光源微微一笑：“诶，是那个著名的案件，连铜床也吊上去做证物的……”总统克林顿桃色新闻，还有飞溅汁液沾染了裙裾，当年再轰动也归于沉寂，本土的自然又贴近些震撼些，但隔了某种铜墙铁壁，嗡嗡回声中更像是消过的音，变得暗哑，不似现实的嘈切纷乱，探过头去，不过看个局部……那是多年前，可同样主角，同样案情，近几年复印拷贝的再出现，异常诡异。光源闲闲地，说

她还顺带提及MR.HONG，孔先生，问是成家了没有。若棠笑一下，摇摇头，也不接话——难道还要隔空感激她的问候。

房光源从前问过当中是怎么一回事，若棠始终没说。

那个下午，冷气机下大盆阔叶黄金葛颤动，吊挂的细横百叶窗帘也在微晃。艾妃娜叫了他进去，她难得不摆笑脸，两道法令纹撇下来，等于是“虎着脸”，某类型老虎狗纤体后的松垮状态；她低声飞快的说有人呈给一封署名“孔若棠收”的信，厚甸甸，里面是交友信，夹着照片——艾妃娜略微垂眼，不愉悦的，直说是男孩子光秃秃的照片，以她有限的词汇形容是“没有穿衣服”。我不是看不起这种，你知道——她俐落解释，嘴角闪过嘲讽，推了推小圆眼镜。事后很久，若棠才弄清楚整个大概，猜到是柜面收到信后即刻暗传给艾氏——诺莱妮的可能性最大。是谁寄来，仿佛已不可考，究竟书信照片存在与否，到头来无从追查。她并没有当面给他过目，口头上说已然销毁了，硬要讨回，保留隐私权也派不上用场。她避重就轻的责怪若棠不聪明，落个把柄，想必反要自己答谢她的包容包涵。这些属于“阴暗转角”的事，只发

生在电邮未通行的年代。好一段时期，孔若棠盘算着如何，但都压抑下来……自己冷眼瞧着，艾妃娜丈夫偶尔上来，凝望一众男职员的眼神，工整的风眼里说到底也不无恋慕的成分。结婚生子不代表此人不是，世情没有二分法，最浅显的道理——劈头还击也不是若棠的作风，后来发生更多的事，他才离开。

光源手执叉子，往若棠这里的碟子里舀了些羊肉，口里嚼着，说好吃，连带欠了身站起来，要上洗手间，绕过若棠椅子背后，很自然的又捏捏他的颈背：微紧的肉受了那一阵的搓揉，忽然也电击似的麻起来；若棠哎一声笑了，如果一直甘心承受，有点怪，唯有举起手，光源也随之脱手挡一挡，在对方的指尖拂拭了一下。平常不过的小动作，却让孔若棠悄悄的愉快了。日光金黄凶猛，这城市隐隐的看不出什么美丽前景，过了纯真年月的人还可以不求利益而会晤闲谈，这时间还是值得虚掷的——虽是摊开来的旧事不是件件堪供玩味，或者当初的天大惊世新闻也发黄过时，只是提起这个，说起那个，彼此存在的状况没什么大了，却证明自己还在活着。

## 二、书尘异香

店铺前面那段路开始挖土，这几条街总是没停止修补——大概都不是同样的承包公司，各自领了来，想必走门路招揽的工程，常做常有，时间拖长，利润更大……只是幸亏没有挖到店面附近，神手轰隆隆开动巨响，没冲击到小旧书店。拐到这里，虽不至于隔绝喧嚣，却有点人影寂静斜阳金尘浮沉的意味。

孔若棠只不过图个混日子，缺乏大展宏图的志向，光是一人在店里，原有的一个印度女职员嫌工资低走掉了；她本来在旧老板封丽姬女士手下做了几年，学得也有几分女店主的神韵，一种默不着声的精明乖觉——当初来看铺时，孔若棠也吓了一跳，封女士确实不辜负这历史意味奇重、名媛似的名字，她坐在旧式小写字桌，一旁开着苍白圆灯，连着灯身是伸缩性扭柄，弯一弯就化身为俯首阅读的夜灯，白天也颇有夜半之感；举头抬眼，黑滟滟大眼睛，似乎只有在这里摆放的残旧小说才会有的形容词；她有点年纪，却不看得出几岁，主要是这丽姬适度的还在薄施脂粉，参杂微带霜白的发丝，倒有点漂染的时尚感，难得也不抽烟——减弱了艳

丽妇人的风尘味，免得像有些办法的女人靠着赡养男人的钱来打发日子……虽然介绍他来的婉媚阿姨说起丽姬，口气闪烁，总有太多保留。可丽姬听见是婉媚的外甥，也就省去多余的门面话，就爽快地说这里并不赚钱，顶手就不必了，算是替她看看铺子吧，盈亏都归若棠……看来她是人倦有归处，芳菲飘游也要寻个安稳，到个南半球的纽西兰歇脚亦说不定。因为不是转卖什么的，手续简便，丽姬三言两语交待完毕，也就唤那印度女店员拨电话叫咖啡奶茶——她照样倚在黑皮薄身金属沙发上，笑着递过去一方半嵌银半透明镂暗花的袖珍盒子，用来盛装名片，若棠以为她应该用紫红色亮面的，还是镶彩珠绒毛的；丽姬下巴微仰，说：“送给你作见面礼，印些名片吧，你可有教名？”若棠摇头，其实有的不过是方便称呼的英文名字，她看了他一眼，“你呀，可以叫爱德蒙，还是艾文。”直到她站起来，原来个儿并不高，他记起老派文字里说“香扇坠”，大概属于这种类型。

那种乍看一个略微整齐悦目的男子则口头声口流露随意爱娇的气息，也是稍有点沧桑历练的妇人所擅长的了——孔若棠觉得婉媚阿姨仿佛算是归

纳在丽姬这一路的，只是味道非常淡，像是负气居多，没有流丽挥洒的能耐。丽姬也不吝惜道出摆书技巧，说橱窗外可挑选厚本彩色食谱直立翻页，这区里的办公室女性吃午餐顺便会瞄两眼——她眉目笑得如猫儿眯缝双眼似的：“得闲看看漂亮女人来回上下也不错……”这一句真的是周旋打趣的门面话了，封丽姬眉挑目语，阅人多矣，关键处自然不动声色。他后来再上门一两次，算是交接——她倒是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若棠挨近那小写字桌，小灯盏关了，却似乎遗留了一股清浅的香水味道，仔细嗅着，又像没有，近似旧书封页间的冷冽尘香，静静流泻。

书店转卖给孔若棠这么一个男士，印度女店员玛塔以为稍稍使出的软性絮叨，可以多添些薪酬；若棠更绝决，不变应万变，装没听懂——玛塔无趣，辞职后临走前淡淡笑道，祝你好运。店铺入口故意改装成侧边门，一角摆个三爪雕花盆架，养出了大叶万年青，她步出，门把悬挂的小金铃细细地响起来，阔大叶片颤动，似感应微风轻拂。

客人不多，也有些拉杂的事务，都是固定的，好一两间回收机构拿到了旧物，也会先让丽姬过目，进来方晓

得换了个负责人。孔若棠翻开这些微黄的书，略微挑拣，好几本感兴趣的，有毛姆小说选、福楼拜短篇集和《乾隆下江南》，那人诧异的说，那些彩色硬皮的特地留给你的，若棠才想起眼前的《热带兰花大全》，还有《珍稀鸟类图谱》，忙不迭也收下了。每次关店，灯影熄灭，他抬头，后间靠壁梯级上小阁楼，幽暗无声，箱盒叠放，老朽书本寄存，似有游魂滞留也不出奇——他故意不带电脑来，寻出一只旧式收音机，勉强可以听些比较不聒噪的电台，音量低低的，就像冤魂泣诉。偶尔翻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的聊斋志异，程十发封面绘图，《壁画》一则故事的插画，仙姑们为拈花仙姬梳妆；里面文言词句看个半天，倒也猜出七八成，可以缓缓走入紫雾弥漫的月洞门里。

现在熟人很少有机会联络他，传得到这里的消息不外他们移居英美了，近点在狮岛当永久居民了，或者在大陆广州北京走动了，难得通个电邮，就问：“还好？你那里大选后真的乱吗？”大概是看到什么耸动的新闻，忍不住多问一句——到处是突发的天灾，可这里只怕的是别样的事物……有的转发图片，问是真的吗，包头巾的男子手

拎血淋淋牛头，问的朋友附加一行字，多念心经，回向给众生。反而在此处久了，再有动静也止于默默观察一下，不然便是过日子罢了——像婉媚阿姨仿佛很赞成他蹲在旧书店里，间接的成为她的歇脚站，有事没事的登堂入室。她老是拿基金结单给他“研究”，说这里面多少了，如果卖掉值得否——婉媚姨是听信另一个子侄买了，后来迎面袭来风暴，眼前零落的数目凑在一起也不足本金，她但求能够出售，不过稍微有人坚称过一阵会升涨，妇人柔软之心也便挣扎半晌，缓一缓，不再提起。

有次她伴着个妇人过来，也奇怪，那确实是个娇小的香扇坠，一转身，黑泫泫眼睛，疑是另一个丽姬——婉媚姨会意，嘴角含笑，不解释，只介绍此人是madam Fong，但低声叫她时，是“丽姐”Rita。丽姐笑道：“哦，我难得第一次上来，原来不过是小店铺，还以为Ricci的本事大得很，地皮有价要卖了才值钱呢……”拎起一本小书，慢悠悠读出来：“中学高级教育文凭华文古文翻译……1983年？什么东西，过时的参考书没有参考价值了！没有比这个更讽刺，谁还看？”婉媚姨顺口接道：“时过境迁，看着有趣嘛，看当年就是被这

些考试害惨了呀，如今留个纪念，怀个旧。”丽姐冷笑：“不过是说着好听，难听一点是垃圾，拿去环保也未必有人要呢！”若棠微笑着：“那我就是个捡垃圾的人。”丽姐回过脸去，盈盈一笑：“他这人反而有趣。”那眉眼风情好像比丽姐多了一些，是较为细致的娇俏版本。丽姐略为别过身子时，他才看到她其实一手扶着短杖，一步一顿的，但还是穿上浅泥金缠线露指高跟鞋，有点像浮夸艳丽的舞鞋。若棠默默收起目光，可丽姐瞬间觉得了，笑道：“哦，有空该给你说说我小时候给牛车辗过脚的事情，这也好，要不是走路不便，依照我的脾气，这里老早被我捣乱砸烂啰，还叫丽姬逍遥到现在！”若棠心里猜到三分，只转过头跟婉媚姨打个眼色，然后悄悄打电话去街尾小食店订些烧包蛋塔过来。午后天色忽地暗下来，店内灯光反而黄橙橙亮了，更有接近黄昏的样子，空气里飘荡着陈年灰尘，两个女客其实也无心看书，但死去的冷冷书尘夹带着缕缕幽香，是脂粉的香气，听着有过去故事的女客声音，仿佛也是一种难得的情趣。婉媚阿姨双手轻轻揉搓着，像不胜寒意，她仔细的凑前去端详壁上的蝴蝶标本，一只只如同蜡

染花布剪下的蝶翅并排，隔着玻璃框，倒是还鲜艳斑斓，底下有小字说明学名之类，是老学校丢出来的教材——丽姐笑道：“这个倒不错，比看李光耀马哈迪回忆录好，砖头大，又多字，我是受够了。”婉媚姨横了眼回嘴：“看个裸女裸男图片集吧，养眼！”丽姐笑开了，说：“要洗眼才是真。”门口小金铃声响，送点心的来了，若棠付了钱，招呼她们享用——小店铺写字台搁着杯盘，三人坐着，相谈甚欢，身后墙上挂着小幅岁时节气之夏日图复制品，迂回水道流过旧时亭台，一艘艘龙舟划动，远处则是墨痕山影，正中印着小红方印，应是宫廷画师所绘；可悬挂在其中，根本是时空错置，丽姐和婉媚，穿过好多个年代，身上残留着旧日落花瓣蕊，眼神隐隐有前朝月色掠过，尤其丽姐不时冒出像“吉隆坡火车头对面的大华酒店”这种话，确乎是英殖民时期生活过的痕迹。

事后隔几天，若棠跟婉媚阿姨电话里闲聊，自然绕到丽姐身上——说她那脚患自出生就有，并无牛车辗脚事件。婉媚姨笑叹，丽姐和丽姬不和多年了，这做姐姐的因脚瘸而获得家里绝对的保护，没有什么不可以让给她的，别人的

理应要送到她手里，可到了手都不放在心上。若棠笑说这不是类似天山童姥和李秋水故事吗，婉媚姨自是看过金庸小说，反问：“丽姬不是说你叫做爱德蒙？”想必就是个师兄角色，二妹争个你死我活——只是他觉得像丽姐如此大刺刺恣意生活也未尝不快乐的。婉媚低声说，最近好很多了，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她女儿管住她，逼着吃药，所以才有机会出来见见朋友。更重要的她好像已经不再恨丽姬了，当然嘴巴上还会讥诮含酸的。”婉媚姨说别人的事总是有一搭没一搭，一回儿就断掉了，转而问若棠，可曾探望母亲？他顿了一顿，只好说端午节前去过了。婉媚姨轻轻的接下去，但现在要中秋了，若棠没有应，静默了好一阵子，后来口气就冷淡下来，结束了对话。似乎自家的枝节老是顾忌重重，谈论他人则像伏在镂空窗纱边看屋内动静，自己没有了身世背景，目光里永远感兴趣。

不久传出丽姬在海外生病，只是那一波地震新闻几乎掩盖了这消息——好像屋倒楼倾伤亡才算大事件，但孔若棠还是寄了慰问卡去。偶尔没有婉媚姨陪伴，丽姐也会撑着拐杖缓缓走进来。她止于找个听众——像嗅觉灵敏的动物，

老早选好耳朵愿意驯服的对象。若棠把那黑皮软垫方形沙发让给丽姐，她懒洋洋坐着，仿佛多年前就稳坐在这儿了；到底也是姊妹的从前座位，丽姐喜欢，当然丽姐也不会讨厌。她悠然的嘴角笑意，有那么一丝满足，终于还不是给自己占了一席位？虽然那份得意，若棠觉得不免虚幻。丽姐的话题穿越时空，说丽姐偷恋外国公使官员，跟到去马尼拉，留下一幅西班牙洋房站在回廊楼梯阶扶栏凝眸的油画，说有个混血年轻画家迷上她，怎样也要让画中仙变成枕边人；丽姐微笑：“这不是荒谬吗，他爱的不过是我的影子，如果他看到真身，一定后悔死了。”若棠心里惊讶，但随即觉得这实在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她说小时候被佣仆簇拥着，回妈妈的娘家——一地的幽蓝烫金边的莲花瓷砖，踩上去冰凉，天井的阳光照下来也不火辣，浅金色，温温的，外婆也不过四十出头，腰还是杨柳腰，“秋香色”寿字暗花薄蕾丝贴着冰肌玉肤，她笑道：“秋香色，你看过红楼梦，不会不知道吧？”若棠点头回答：“哦，不就是那个什么软烟罗。”丽姐又说楼上有镶嵌螺钿的柜子，摆放着彩瓷盘碗，

如今还有一两只留在她手里，当作嫁妆跟着过来——据说是几百年前中国沉船里的东西。他忽然喜欢她这种无端的卖弄，在别人就是惹人嫌，她有一份隐隐散发的美，接近花菱珠暗，反而更夺目，嚣张炫耀也是一种值得原谅的手段，孔雀开屏在织锦绣成的屏风里渐渐蒙上灰尘。他居然见证了，不由自主地起了惊叹，所说的是真是假，不必追究。丽姐掀开某个大人物自传，“我的闲聊八卦比这些人写的要真实得多，书本撕光了没有多少页值得看。”若棠笑道：“欢迎多来闲聊。”丽姐仰头一笑：“good for you。”后来婉媚姨过来，也不诧异外甥和丽姐交情之好，她私底下说：“根本你们是同一类人。”若棠也不反驳，她想了想：“是两种极端的人，互相对照，最后发觉镜子的另一端是相通的。”若棠笑起来：“好可怕，从来没听过阿姨发表这样的理论。”婉媚姨若无其事的：“丽姐丽姐都视我为朋友多年，两边维持平衡，连我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回一句：“你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婉媚姨在笑声中挂了电话。

### 三、浮舟看花月

一次丽姐提起女儿，“女儿跟我一样，脾气坏，不容人家说半句，只有服她的丈夫，因为喜欢，没有办法。”她说十多年前遇到一个高人，劈头就指出家人欠她，她欠女儿，循环制衡，女儿是多生累世的债主，到现在业债仍然无法还清。而且当然少不了老套的前生故事，不外是官家小姐虐待丫环，或者是原配设计毒害二房，不然是烟花丛中剥削花魁女的鸽子，今生受害人来索讨。丽姐笑起来：“我终其一生是反派……”然后转到女儿丈夫身上——“这女婿是好的，怎么说呢，懂得看眉头眼额，为人仔细，但又不是低声下气的人……”话到此处，丽姐的声音忽地低了，变得异常温柔，似乎自己也眷恋起这个人。说的是一回生日，他送了一把扇子，握在手里也不觉特别，徐徐打开，见扇面题着“两月满映万寿酒，姐已倾城天香色”当时丽姐就暗骂这对子似通非通，翻过来是一片深浅墨色，原来是好几株牡丹，瓣蕊丰硕怒放，素中带艳，是仿恽寿平的画意。女儿也不给脸，说怎的这礼物如此不贵重，还不如买个蓝宝坠子得体——丽姐笑叹，她怎么能懂得？彻头彻尾是个俗气妇人

罢了，专门只学会捞钱的本事，没事做个直销，也真的位阶晋级到蓝宝，下线好比天女散花似的，尤其年轻人，什么打工不出头，游说得他们去卖命。可就从不精谳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学钢琴也总弹不成调，粗糙得很；她丈夫仿佛还不至于此，天南地北，倒还知道个皮毛。若棠听见个恽寿平，则转身往架顶寻了册画谱，让丽姐过目，是没骨花卉图选，有好几幅这恽南田风格的绛色海棠花、倚栏芍药、莲塘艳荷；她细细看了，只是微微叹气，“现在再也没有这样雅致的逸品了，缺乏一种闲静豁达的人生观，少了好性情，根本画不了。”若棠要送她，她摆摆手，笑道：“我正要清掉一些身外物，还添累赘？”

孔若棠笑着，此刻时光慢慢消逝，也好像悠悠往回倒流，外面马路施工嘈杂声响肆虐不到这里来，电灯柱横七竖八的贴了“轻松贷款，合法借钱”传单，还有“安装有线电视”，“刘女士包生仔，专医奇难杂症”……只要步出，也就碰撞得到的俗现实；放学闲晃的学生赫然还是那身制服，热天熏热的汗味，一张张没有清楚鲜明的脸孔，无意间走进来，也有一种懵懂青春的吸引力，若棠总是任由他们进来喧闹片

刻，说说看看，默默观察少年们刚抽长的身体，听那半大喉咙感冒似的嗓音，空气里汗酸带着青涩体味的气息，一对对乌亮清澈的眼神闪烁星点灯影，那点珍贵感觉其实稍纵即逝。丽姐坐着，一片斜阳亮光晒进来，闭目，若棠惊觉她已是皮松肉弛的老妇了，她睁开眼，平静的说：“……有个比我还大的朋友，身体也不太好，她孩子也没有寻找医生什么的，就叫她念经，说是老人家吃也才几口饭，睡也不过几尺地，一心念诵，以后往生容易，不必入院受苦，免拖累后代，认为这是儿女的孝道了，我想要是女儿胆敢这样，马上叫女婿休了她！”

赶在办公室下班时间前，店门前人行道忽然驶上了一辆方形休旅车，也不管犯法——这确实是城里有车人士的霸道特权。丽姐瞥了一眼，也就站起来，略微整理鬓发，待车主进来。是熟悉的人，房光源推开门，也觉得惊讶，只哦了一声；孔若棠含笑点头，算打个招呼——世界这般小，避也避不开，依稀身置古时画舫，大雾弥江，看不清，等到风来雾散，浮动划桨之感依旧，景物却是记忆里浮现过的，兜转迂回，接住了开始的源头……似有点异样，他无

意中窥见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女婿接了丈母娘之后，少年学生选了本《英国绅士时装图录》袖珍英文版付款，若棠顺手翻看，前面是手绘宫廷男子盛装，中间几页是赤身单穿内裤的休闲壮男，很惹眼；他望过去，少年神情到底也有点腼腆，汗水湿了双颊，可见细茸茸的汗毛，若棠笑道：“你怎么这样热？”少年畏羞的答道：“放学打篮球才过来。”他关店回家，看了一夜的电视，都是重温八九十年代的港片，从前觉得胡闹，如今竟是找不回的娱乐——可就是没停过房光源的面影，少年汗味也无处不在，几近疑心自己着魔。

婉媚阿姨有天端了个纸盒过来，一脸的薄嗔，没好气地说：“在前面遇见丽姐女婿，说不进来了，托我带这个来，真是的，忙成这样！也不争在这个时候，我一个老太婆哪有力气……”拆开来，是个旧式电唱盘，清理得倒是干净，之前好像听见光源老家还留着这个东西，怎么借故送来了，倒是不进来？应该是半途巧遇婉媚姨，感觉不便，一时无法解释，即情急出此下策。若棠心里忽地照得明洞洞的，一下子清晰万分，嘴角浮起笑容。婉媚姨说那个丽姐出国了，恐怕是探亲，他们封家哪个国

家没有亲戚？可也是一句没交待。他劝慰了她一下，话锋慢慢转到别处，冷一冷，也就气消了。后来发现纸箱内还有几张唱片，若棠选放了一张，是茱蒂嘉兰的精选，空气中响彻了她那过分高亢过分煽情的歌声——仿佛随时要在拉高的颤抖嗓音里焚烧感情，一种不欲回头的决绝，通俗的百老汇歌曲，其实不值得如此掏空自己的爱恨悲欢，稍嫌凄厉。等了好几天，若棠打电话去道谢，光源也没接——他也不以为意，等对方自动联络。

丽姐噩耗传来，倒是房光源自己打来——沉稳的声音，在耳畔很近，平平的说岳母在墨尔本过世，她一身是病，早年还有躁郁症，都在服药，没断过；可这一次是心脏病突发，半夜就过去了，完全没有预警先兆；丧事在外国办，简单的教会仪式，火化后骨灰带回来。婉媚姨失落了很久，关在屋里哭了好几天——但也忙着打听，说封家隐瞒丽姐那一头，这个妹妹病得不轻，殊不知姐姐倒先行了。孔若棠经过菜市场花摊，买了花，在店里写字台上，找了个插放的暖红瓶子，整个上午嗅着微淡的菊香；他搬了另一张小凳坐着，看着浅白灯光下，静静掠过过往丽姐的身影，那

一闪即逝的灯火，眼里熄灭，她老去，走了。当天很自然的想起另一个人来。

若棠坐轻快铁之前，买了一盒酥皮丹麦苹果派，随意在参茸药材行选了现成的包装补汤，打算一并带过去。老式单层排屋背光，大白天站在铁栅栏前也觉得昏沉沉——印尼女佣将肥大的狮子犬锁好在笼里，若棠经过，还是一阵狂吠。小客厅里照明清楚的是神案上彩衣观音塑像两旁红灯，走廊过道来个穿睡袍的妇人，一步懒似一步的，若棠扑鼻就嗅见熟悉的美原染发剂味道，像一种久未洗头的混浊气味闷在枕头上，颇不愉快。孔母挑拣一下药材汤料，笑道：“杜仲膝根藤，倒是适合我，这几个月脚痛得很。”然后低首掀开茶几的镂空铺垫，见一只毛茸茸胖硕狗儿伏在底下，她便一下下抚摸着，淡淡的说：“可怜的旺财，眼睛也看不见了，不敢踏出客厅呢。我是无所谓的，要死的人，你们不来也没什么，有只旺财陪我，大概就相依为命下去了。”若棠也不作声。他知道她自顾自的哭了，仰起头，以手拭泪。没多久，孔母唤女佣，到厨房端一碗汤圆出来，她说：“有姜，有黄糖，爱吃就吃多一点。”又问：“听媚姨说，现在你变成了收买

佬了？”若棠笑道：“是啊，纸皮铁罐我全收，这些都值钱……”孔母睨了他一眼，说：“跟我斗嘴没用，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观音也无能为力，你呀个性有问题，哪个地方留得长久？总不会跟人做朋友，小人？何处无小人？就是陪着他们笑呀敷衍呀，小人也会成为朋友。”若棠也习惯了，静静坐着，不接话。后来她说“话说在前头”，哥哥们也是辛苦经营，多余财力接济是不可能的了，兄弟长大，应是各安天命，何况大家都不同父亲生的。以前的她说的还是这些，如今也没变，可眼前若棠似乎可以听下去，没有反驳，一切都可沉淀澄明……厨房里的火炉还没关，坐着也瞥见煲子底下缕缕飘闪的蓝焰，一屋子浮动的是微辣的姜香，是“做冬”的前夕，女佣蹲在后门边挑米，借着天光来辨别沙石和谷子。

房光源再来店里，说是要拿一样东西来——丽姐留存下来的一个盘子。光源笑道：“给你做个纪念。”圆盘上紫红团花包围，中间是彩绘大朵牡丹，有凤凰展翅，这图是俗称的“凤穿牡

丹”，在小夜灯下艳丽得一塌糊涂；她倒没说谎，这理应是深海沉船里的珍宝。他说她还有些书，要若棠改天上他家里选一下。若棠问：“方便吗？”光源静默了一阵，“找个时间吧，没什么不方便的。”接着走过去，手轻轻按在若棠的颈后搓揉一番，就像当初彼此认识的时候。若棠吸了一口气，笑问：“平安夜，你自然是家庭聚会？”光源想了一想：“太太是要去直销的餐舞会。”若棠再也没问下去。光源走后，他找出了一小盆圣诞树，泥金星月，小熊吊装饰，银红缎带缠绕，喜气洋洋。找出了Ella Fitzgerald的应节歌曲，放在迷你音响里的CD唱盘，爵士风味的Jingle Bells，欢快的嘶吼，一个个圣诞铃响，门外的小金铃，细细碎碎的，有人登门还是风吹晃动……他忽然有点累了，伏在桌面上闭目小憩，想着，随着乐曲回到从前，他刚抽长的身体，淡青色胡须影子，还有忠实尾随着的汗珠气味，时光阻挡不住，每次都依时来报到，或者依附在另一个人身上，向他问好。



# 边界

张柏樾

“已经是边界了，为何轨道却还在延伸？”在南方的终端，她倚在窗边望着远处的岛国，抛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

她个性内向，不多话，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常常令人错觉她是那种孤芳自赏的类型。“不，不，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有时甚至好讨厌自己。”他记得有一次将自己的看法婉转的说出来后，她那样回答说。他们的相遇竟然是因为彼此对自己感到严重的心理缺陷，想要从对方那里得到安慰，最后可能落得更寂寞无奈的下场。

“轨道延伸至何处？”她又问。

“邻国的火车站，因为这样，火车得以开出，乘客离开封闭的岛屿，来到半岛这里，再北上，如果有那样的班次的话，便可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寻梦去。”

“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总感觉怪怪的。”

他不明白她的话：“为什么怪？”

“延续，连接，往来。”她说，“我觉得不解，不知有何意义，我还以为一座岛屿的守土方式是最完美的，也最安全。”他点点头，她这句话的意思他倒是能理解。他记得她入睡时的样子，总是背向他，或孤独的面向墙，卷缩起来，像在防备什么似的。虽然同床共枕了，却令他有不知怎么靠近的感觉。她是独生女，一直以来都把自己当成一座孤岛，从小到大都没有改变过这样的想法。在蔚蓝色的床单上，他想到海上两座孤零零的离岛那么近同时那么远的对望着。两个接触后却找不出任何交集的个体。他很想靠近她，希望两个人的心能随身体的紧密深入那样，从而挽救多年来在他身上根深蒂固的寂寞。但是颓废的他无论如何都建立不起信心，每次面对新的感

情只有无力感，他感觉自己内心空荡荡的，没有爱人的勇气，注定失败收场。他想起反复读着的那本叫《受伤千百次的男女》的小说——这样的邂逅其实是双倍的受伤经验。

一年多以前他被现任老板派到南方终端领军开拓新市场，和几个年纪更轻的小伙子到各个著名商场摆柜台推销产品。“你在卖什么产品？”有一次她问起，“我也不太清楚，感觉好像所有的产品都一样！”他这么回答。其实他已经很难去仔细辨别过去数年销售生涯里卖过的产品的差别。名目也许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东西。对消费者来说，越不实际，越可有可无的产品，他拿到的佣金则越高，卖出一套厨房钢锅的佣金远比不上区区一个围在腰部震动据说就可恢复苗条身材的新产品。卖卖卖，卖各种各样新奇强攻市场的无聊玩意，卖到他内心空虚不已，卖到毫无良知却还以为是良知，接着是把对生活的体悟和感受全都给出卖了。下班后回到宿舍他总是待在屋子里那里也不去，颓废的抽着烟，好累，好无聊的人生！二十五岁的年纪，在他老板眼里是：年轻就是本钱，你要敢去闯；对他而言，生活却是每天早上硬支撑起床，挣扎着过日子，关于梦想，未来，全都是奢谈。

那时每周都要回B城跟老板汇报业务，慌乱车站里的等待和两个小时的快车车程竟然成了他难得歇息的机会。他总在重复读着《受伤千百次的男女》，抽烟和回想快车公司柜台后那个手臂上有伤疤的女孩。很久没有对某个女孩念念不忘了，可能是正在阅读的书的关系，每次看到她手臂上的伤痕时，他竟然联想到——受伤千百次的女孩。说的也是，来来往往车站两个月了，女孩手上的伤痕好像从未好过。当他买票的时候，她低头记录，撕下车票，利落的动作就像一次优美的示范。有时电话响，她暂时搁置手上卖票的工作，给柜台玻璃窗外的他比了一得等等的手势，柜台内凉凉的空气飘向他，他放任的看着她。平装头，瓜子脸，白皙的皮肤，两支手臂上的伤口有的痊愈了，旁边却又是新的伤口，圆形起泡猩红的伤口，像某种皮肤病，斑点伤口一直往上延伸，被洗刷过很多次的白色T字衫覆盖了。透过洗得变薄的衣服，他想像她瘦削伤痕累累的身体。不知为何，他突然有一种怜惜感，是惯常的对短发女子形象的一种耽溺，还是和她真的有着天注定的缘份。注定要爱上陌生人？一种尘世仓茫的孤独和人生际遇的无奈。换班时，他看见她自柜台后门离开融入拥挤的人潮中，他上前自我介绍。“一起吃顿饭好吗？”他对她说。他原以为她会拒绝，很意外的她答应了。就

那样他们很自然的开始了。

露天吃饭的地方依稀可以听到远方的晚祷。亮满绿光还有许多五彩灯泡点缀的树下，他们安静的吃着晚餐。想起每天在斗室里独自啃饭盒，他其实蛮感谢她的，虽然还是觉得二十五岁后的约会有点悲凉。大多时候他们始终维持着沉默，他很想说，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就算结婚多年后还是对对方一无所知的。“对不起，我无法适当的表达自己，你知道吗，以前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死党，一起吃饭的朋友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毕业后也不再见面了。”倒是她先招认了。原来她也是那么的寂寞，难怪这么容易就在一起。他告诉她不要勉强自己说话，就维持现在这样的安静。可是他有点感慨，他感觉自己漂移很远后来到边界竟然遇见另一个自己。其实，他这几年不也是认定沟通无用了。

是的，他已经好多年没和人好好聊天谈心了，每天上班推销公司的产品，然后基于工作的需要和顾客闲聊几句，他常在转身离去时忘记自己说过什么话了。他是在去到社会上工作后，便逐渐丧失了用话语表达自己的能力。特别是从事销售工作后，对自己说的话完全没有了信心，都是空废之词，他几乎不再和人沟通了。沟通毫无意义这想法究竟是上一次恋情结束后才开始泯起的，还是早在自己年纪很小的时候，小到十二岁那年妹妹失踪后，他失去了童年以来最重要的玩伴至亲，其实已无从追究了。他这些年来根本不曾和谁交心，和女同事的恋曲总是无缘由的中断结束。他认定自己再不能将心中的话送抵它想要抵达的地方了，他想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缘份尽了，便开始撤退，退到他自己的边界。那时，他无意间得到了一本叫《受伤千百次的男女》的小说，开始阅读。他读到他自己，孤独城市中无数和他一样遭遇的角色，无数的他在泥泽中苦苦挣扎，在陌生的世界里寻求情感庇护，最后却是遍体鳞伤。早就该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以前他不知道，可是现在懂了，人是独立的个体，要融入另一个人的心里是多么艰难的事，算了吧。在这之前，他完全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在南方终端之城生活，偏偏换过了几份工竟然都是到处移动的市场开拓员，直到他抵达真正地理上的边界。

他们彼此的话不多，他想既然都没有什么话题，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他告诉她晚餐时间他还在工作，以后只能一起吃宵夜。她竟然还是点了点头。

她家在离城约十公里的住宅区，他听见她说：“做这份工就是因为有提供宿舍，我可以不用回家住，以后也不会回去了。”细问之下他才知道她自出世以来就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爸爸，一直以来都是和妈妈还有妈妈的男朋友同住。“我不喜欢他。”说完，她即深陷任他怎么努力也没法打救的沉默之井里。她每天下班后就回宿舍，在小小的快车公司也没法交到什么朋友，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巴士司机和其他男职员，几个好色者因为她颇为清秀的面孔和白皙的皮肤稍留意了她一下，却因为她手臂上的伤疤和伤口而怯步了（令人联想到有什么‘暗病’）。那真好，她心想，省却了很多麻烦，但说实在的生活除了寂寞就没有别的了。每天她在宿舍很早就关灯上床了，背着广告牌光线，缩起身体闭上眼睛，听着远方车辆的咆哮声，隔不久就有的警车或救护车鸣声，逐渐进入她每晚的例行公事——恶梦。

相识后他带她上他的住处看夜色，“我想起香港电影里的维多利亚港夜景。”她说，他很有同感。就在一个下雨的周末他说‘不要回宿舍了，一起看夜景吧。’夜雨的景色，很美，很凄凉，是一种永远无法说服对方快乐的美。夜色笼罩陌生的城市，有时冷得很需要另一个人的体温。那一晚，他和她睡了。刚开始他们只是互相拥吻，很悲凉的仅仅为了寻找生死存亡般重要的慰藉的拥抱和吻。但是最是生命交关的就越发激烈，他们谁也不想离开对方的体温和濡湿的唇，最后他发现她正紧紧抱着他，如躲在他身下寻求保护般，他竟然是在她的引导下进入她，他还以为她是第一次，却感觉到她迫切的期盼，直到听到她喊痛，他正想抽离的时候，她却紧抱着他：“不要离开。”，接着是嚤嚤的缀泣声。那是一场极度混乱的性爱，她几乎是在痛苦中撑过去的，他一次又一次想要中断，说‘不要再勉强自己了！’却被她要求继续，他真的好意外，完全没想到她会有这般反应。随着他单方面的结束，满室急促的呼吸声和呻吟声突然中断了，时间仿佛突然停顿了。她拉起被单覆盖自己然后背向他卷缩起来，看着被单下的人形，他感觉她在抽搐，但他不知她是否是在哭，还是亢奋未止，接下来的安静他不知她是否睡着了，还是累了？他也感觉好累。看着她脸上满布的泪痕还有新剪的短发，他突然联想起妹妹的睡姿。睡觉比较容易出汗？他记得以前妹妹总会睡到满头汗，发出细碎的梦呓，他会用手帮妹妹擦去额头上的汗，或把手放在妹妹身上安慰她，希望她不要受惊。他尝试把手放在被单上她的肩膀处，换来一阵惊悚的颤

抖，他连忙抽手，他认定她像是一只受惊过度的小动物。这时他望向窗外，外面雷声大作，是一场随时会导致城市水灾的大雨，他想起十二岁那年妹妹失踪的晚上。

他记得很清楚，那晚他循例在妈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眼见时间已近晚上七时许，便带着早饿坏了的妹妹出门到数街之遥的餐室买饭。拘谨的他虽然只有十二岁，但已经懂得照顾好妹妹，他从不让妹妹一个人在家，在外也不会丢下妹妹让她独处。可是那晚的情况有点特殊，由于是雨天，茶室内的经济饭档口挤满因塞车迟归没法下厨做饭的上班族，他和妹妹夹在人群里，艰难的买饭选菜。一饭三菜的晚餐是他们一天之中最开心的时刻了，他会善用妈妈留下的买饭钱，要妹妹自己挑喜欢的菜，回到家两个人对着电视一起享用晚餐。人群中，他向档口阿伯接过装了两包饭的塑料袋，就在付完钱后，他发现妹妹不见了。刚刚还站在他身旁，只及他肩膀高的妹妹转眼间就不见了。他慌忙的在人群中寻找，但怎么找还是不见妹妹的踪影。他哭着请求周遭的人，说‘我妹妹不见了，请帮帮我找妹妹！’，大家忙碌了一阵到处寻人终究是一无所获。后来现场的大人们帮他联络上妈妈，还协助他们到警局报案，他被大人折腾着带来带去，那时的他早已神情呆滞，槁木死灰了，他心里有预感妹妹再也不会出现了。

小他一岁，一头秀气短发的妹妹是他十二岁以前的人生里唯一的沟通对象，父母离异，他们兄妹俩跟了妈妈。可是奔波于美容事业创业初期的妈妈加上刚交了新男朋友，忙碌之余对于这两个孩子显得有点兼顾不暇，有时好像还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好长的一段日子里都是她们兄妹俩在相依为命，妹妹失踪后，是真正寂寞人生的开始。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在想究竟妹妹是被坏人拐带了，还是自己走失了，会不会在下雨的暗夜里不小心跌下路边水涨的沟渠，被大水冲走了，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是否还活着，妹妹好可怜，他想着妹妹可能遇上各种遭遇眼泪就流下来了，都是大人的错！如果妈妈不丢下他们兄妹俩，他就不会失去妹妹了，才和爸爸离婚，那么快就找到新的男朋友，妈妈只顾自己，还有那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就算过了很多很多年后他还是不能原谅大人，到社会上赚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开这个家。

他对着床上已经沉沉睡去的她轻轻呼唤了一声：“妹！”

这幢大厦位于南方终端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房间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半岛的

最后部分，海，桥和岛屿。雨停后他靠在窗边看风景，一幅接连半岛和岛屿的美丽夜色。夜更深后，雾开始笼罩，空气变得很冷，心是空空洞洞的……

是那晚折腾的性爱令两个人像受了伤似的，极需要漫长的睡眠来疗伤，他醒来看见她正对着窗外城市抽烟，时间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了。竟然不吃不喝睡了那么久，连生死纠缠的工作都可以不去。当她回头望向床上的他时，“在想什么？”他试着问，他有时不忍心她独自在心情黯然中憔悴下去。“没有什么，我喜欢看晚霞。”在十三楼的窗口望出去，南方的城市淹没在一片暗黄色的光海里，像午睡醒来后的伤感：时光浮沉，尘世苍茫，人生无以凭借无以为靠。这是一个怎样的南方，流动的城市，受伤的心，无望的明天。“很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看黄昏的景色了，家里只生我一个，我每次无聊时只能一个人看晚霞，直到现在。”她说。

“为什么半岛和岛之间会有桥连接起来，有时我无法理解桥的意义。”她再次质疑。“人类的生活需要交流，要不然与世隔绝很容易变得自闭的。”

他说：“我们沟通好吗，你说你不善和人说话，就从手机简讯开始，一样可以打出心型符号。”

送她回宿舍后隔日清晨醒来他收到她的手机简讯：“已经是边界了，为何轨道还在延伸？”那是她最念兹在兹的问题。是的，没错，历经动荡的青春期，到繁华散尽的余生岁月，他们竟然尝试将通讯电缆伸向对方，会不会又是一场徒劳。

他回复给她的第一封简讯：因为我爱你。

是这句话，开始了他们稳定的交往，她其实并不太相信男人，相信爱情的，但是她还是想冒一次险。她还以为自己的故事就这样平静到老，也许在几年后结婚生子，过着平凡的一生。却在一次她到他那里，他说满身臭汗想洗个澡，等待之际她觉得无聊就随手翻了他的书《受伤千百次的男女》。在她印象中他好像总是一个人静静在读着这本书，她曾问起，他说是一本小说。她鲜少读小说，所以一点也不感兴趣的就此打住不再追问。她无意识的翻开中间页数随便读起来：

“已经是边界了，为何轨道却还在延伸？”在南方的终端，她倚在窗边望着远处

的岛国，抛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

……

“轨道延伸至何处？”她又问。

“邻国的火车站，因为这样，火车得以开出，乘客离开封闭的岛屿，来到半岛这里，再北上，如果有那样的班次的话，便可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寻梦去。”

“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总感觉怪怪的。”

天啊！这不是她和他说过话吗，怎么会出现在小说里。那是一个属于‘边界’的章回，是众多城市男男女女的故事之一，她继续读下去，情节就包括他们相遇的过程，她如今才知道他在对她表白之前就已经留意她很久了，她有点感动。她也知道了他的过去，例如他在十二岁那年失去妹妹后几乎令他痛苦至今。她亦在小说中读到她自己：每晚，她孤独的待在宿舍房内，忍受心理痛苦的煎熬。每次只要一想起妈妈的男朋友闯入她房间乘她熟睡时掩住她的嘴巴强脱去她的衣物压到她身上，她不断反抗可是无能对抗男人的蛮力……，后来那男人好像尝到了甜头，而妈妈显然是为了留住男人而纵容他，男人逐渐开启她的欲望之门，演变成自己羞耻的需求，她恨死男人，恨死妈妈还有她自己……她常会卷缩起身体面向墙壁哭到累极睡着为止……有时她缩到墙角抽烟，再将红腾腾的烟头灼向自己的手臂，发出‘滋滋’的声音，痛得哭了出来。这种事她反复做着，是这些痛挽救了她。她明白人生的痛苦叫她必须以痛制痛，让肉体上的痛苦冲稀她内心的痛苦。所以她一次又一次将火红的烟头灼向自己雪白的手臂。

他甚至拿起他洗澡前随手置于地板上的皮带说：“用这个抽打我吧！”

天啊，为什么会这样？当她读到这里，泪水已经泉涌的流下来了。原来自己只是小说的一角，有着挣不脱的命运！每一次被阅读时，她就必须经历一次同样的痛苦。

而窗外已开始了终端城市另一个孤独的夜。这时他刚好从浴室走出来，她倏地把上衣脱了，拿起他洗澡前随手置于地板上的皮带说：“用这个抽打我吧！”

当皮带抽向她粉白的背部时，她发出凄厉的叫喊，“再来！”她说。

## 最新文坛动态

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办，海鸥集团赞助的“2010年第三届海鸥年度文学奖”颁奖礼于6月25日在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共有10名马华作家赢得奖项。

该文学奖共分三部份，即新诗组、散文组和小说组。

### 2010年第三届海鸥年度文学奖得奖名单

**新诗组**（评审：陈大为、李宗舜、王德龙）  
得奖人：陈伟哲、刘艺婉、吕育陶、曾翎龙

**散文组**（评审：钟怡雯、林春美、何乃健）  
特优：许裕全  
优秀：翁菀君、伍燕翎

**小说组**（评审：黄锦树、黎紫书、庄华兴）  
特优：张柏樾  
优秀：龚万辉、李天葆

### 建设21世纪马华文学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于6月26日在隆雪华堂举办“建设21世纪马华文学”研讨会。

与会的作家学者讲题有孟沙主讲的“马华新诗的路”、罗志强主讲的“马华文学何去何从？”、伍燕翎主讲“谁来在乎我们的马华文学”及杰伦主讲“立足本土，面向全球”，主持人是柯金德。

### 《红花原创大奖》

全国校园创作歌曲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截止日期：2011年12月31日。此比赛开放给所有2010年及2011年的在籍中学生及大专生参赛，所以即使你去年已毕业，还是具有参赛资格。欲知更多详情请上[www.myredflower.com](http://www.myredflower.com)。

## 华小儿童文学教学营

教学营工委主席兼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叶嘯表示，儿童文学的教学，应着重学习乐趣，童诗、寓言故事和少儿小说都是适合儿童的教材。「为了鼓励阅读风气和文学写作，华文教师有必要在小学开始施予养分，培育儿童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

华小儿童文学教学营是开放给全国中小学对儿童文学教学有兴趣的教师，同时也会保留名额予独中华文教师参与。

教学营将于6月12日至7月30日在全国5个地方，包括吉隆坡、檳城、马六甲、关丹以及古晋巡回举行，每站名额是200名学员，并将优先考虑有教育部推荐的教师，营费全免并提供证书、午餐和茶点。

教学营的讲师是资深的儿童文学作家年红、周锦聪、郑秋萍、萧丽芬以及郝眉。有兴趣者可查询热线012-9130708（黄女士）及电邮至mychinesewriters@gmail.com。

## 2010马来西亚嘉阳文学新苗童诗奖颁奖

“2010马来西亚嘉阳文学新苗童诗奖”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和嘉阳悦读天地联办，约1600名参赛者中有87人脱颖而出，分别获得2份金奖、2份银奖、3份铜奖、30份特优奖和50份优秀奖。

两位金奖得主为来自砂拉越美里珠巴中华公学的叶潮田，作品为《荡秋千》；来自柔佛新山宽柔五校的梁芊慧，作品是《妹妹看烟花》。吉隆坡蕉赖路南强华小包办银奖和铜奖。王盈予和梁齐家分别以《拜年》和《流星》获得银奖。侯欣好、黄莉莹和梁咏愉则分别以《风儿近视了》、《贝壳》和《越帮越忙》获得铜奖。

“2011第四届马来西亚嘉阳文学新苗童诗奖”即日起开始征稿，于2011年8月31截止。欢迎全国小学生踊跃参赛，比赛简章与参赛表格可自“嘉阳欢迎你<http://igemilang.blogspot.com/2010/10/2011.html>”下载

## 2011年双福文学出版基金接受申请

由即日起开始接受申请，截止日期是2011年7月31日。欢迎马华写作者踊跃申请。任何查询，可联络：03-20783530

地址：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HOKKIEN ASSOCIATION  
41-C, Jalan Hang Lekiu, 50100 Kuala Lumpur  
或上网阅览详情<http://www.fujian-ren.com/>。

# 马华文坛 出版消息

## 01 林迎风诗集 《我愿为长莲的沼泽》

出版日期：2011年7月8日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ISBN：983-2111-25-2

售价：RM20

欲购者可电邮：lyh200318@hotmail.com

### / 内容简介

林迎风喜欢从多个角度写诗，但一再强调简单就是诗。《我愿为长莲的沼泽》分为特选篇、时与事篇、似悟非悟篇、有情篇、感觉篇以及短诗篇，显示取材多样化。当中有粗枝大叶的手法，体现沼泽本色，不在乎外观，一心一意要捧出心中莲。

### / 诗人简介

林迎风，1960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毕业于韩江新闻系专修班。

曾经出版《青苔路》散文合集，《长夜》个人小说集，于2006年出版《三人同心》诗词散文杂文合集。2011年获颁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双福文学奖诗歌优秀奖出版基金，出版《我愿为长莲的沼泽》。

目前任职南洋商报为五斗米继续折腰。



## 02 傅承得散文集《锅巴香》

出版日期：2011年7月10日

大将出版社出版；大将Fuse 49

定价：RM 26.00

ISBN：978-983-3941-92-6

网上购买：有店 [www.got1shop.com](http://www.got1shop.com)

### / 作者简介

傅承得，诗人、作家、文化人及出版人。1959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84年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频获文学奖项。返马任教华文独中13年，曾任署理校长。97年创立大将书行，99年创立大将出版社并担任社长至今。著、译、编作逾40种，包括诗集《哭城传奇》《赶在风雨之前》《有梦如刀》；散文集《等一株树》《我有一个梦》《不一样的爱情故事》《笑声如雨》《回神》。除创作不辍，亦积极推广文学，近30年常主讲及主办文学活动，包括“动地吟”等。被喻为“马华诗坛的瑰宝”、“马来西亚文化新点子的‘黑手’”；获“马来西亚10大最受欢迎作家”、“第5届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国家书籍奖最佳编辑奖”及“第11届马华文学奖”。

### / 名家推荐

《锅巴香》最是感人处，首推傅老对母亲情到深处的日常。傅老淡淡着墨字字唏嘘，让傅妈妈一举手一投足幻化不言不语，温婉叮咛变作满纸热烫。

——周金亮，音乐人



我是这样期待，听风过叶的傅老。脸上不露神色，依稀风中传来生命故事流动。

——曾翎龙，诗人

相识越深，越感周老（金亮）说对了，他说：「傅老一向是我的老师。」我深以为是为是。

——林明志，安乐书窝院长

他的真挚常令我眼角濡湿；他的活泼很多人难得看见。从岁月偷来的洗练，铸成一本这么好看的书。

——马金泉，舞蹈家、编舞家

# 《马华文学》网络版稿约

1. 本刊对来稿没有字数上的约束，只要是好，有创意的文学作品，只要在稿酬能力的范围内的来稿，都乐意刊登发表。
2. 欢迎所有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短、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配合作品的意境。
3. 来稿请用电子邮件传寄，并请提供纯文字档（.txt）或word档（.doc）。
4.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来稿会在三个月内被通知是否录用。三个月后作者自行处理。编者尽可能在决定用稿后就即时电邮通知作者。接受繁简文体投稿，但在发表时是简体档本。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5.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能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6. 本刊有权对来稿删改，修正错别字，不愿意者请在来稿上注明。
7.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8.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可任何电子制作，以及其他的出版形式。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寄：[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mailto: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 主编的话

● 陈政欣

《马华文学》网络版创刊号面世后，编委会的同仁是体会到了印刷文本与数码版本的文学副刊/刊物的差异，尤其是在美术编辑与电脑软件上种种程序的处理。编委们都不是方面的高手，但大家都本着这文学刊物就是个首创，大家都是首次踏入这个崭新的境界，也就坦然和欣悦地面对和完成了《马华文学》网络版权创刊号的作业。如今创刊号已张贴于作协网站的首页，坦荡荡地面对马华文学史了。

本期的《马华文学》，推出了2010年第三届海鸥文学奖获奖作品专辑。海鸥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将会分三期在《马华文学》刊登，同时也会分三期附录各个文体的评审纪录。刊登获奖作品是对获奖者的致敬，透明的评审展示或会激励未来参赛者的意志。

主题小说是中年代的小说家李天葆的作品：《浮世花月景》。李天葆的小说成就有目共睹，多年行走于吉隆坡闹市，细腻繁衍的文字风格，华丽与圆润的意象书写，已是他的品牌特色。这篇小说，他还是游走闹市，却另有一番异色。

主题诗是木焱的组诗。木焱是老（诗龄）诗人了，短小的几行就是另一番境界。主题散文的子杰的那杯茶，也香醇得可以，可以留记。

文学评论的文章已经开始流进《马华文学》的邮址。下一期，就会开始展现另一种身姿，敬请读者们留意。



## 附录

## 2010年第三届海鸥年度文学奖

日期：2011年5月8日 时间：5:00 pm 地点：Moontree House 月树



## 小说组终审纪录

主持人：罗志强（简称罗） 记录：张勃星  
 评审：庄兴华（庄） 黎紫书（黎） 黄锦树（黄）

**罗**：感谢所有评审出席海鸥文学奖小说组评审会议，本届海鸥小说组共收到8篇作品，现把整个会议交由现场总评主持。请现场老师选出一位总评。（现场选庄当总评）

**庄**：好的。紫书您好。现在我们需要提三位入选作品，那我们就根据个别的成绩来看入选是否有很大的差别。我选C3〈一趟旅程〉，C6〈妙莲芳华〉跟C8〈边界〉。

**黎**：我们都一样。

**庄**：是一样。但您的三份作品分数都一样，我的还是有分等级的。我把特优给了C6，另外两份入选的是C3〈一趟旅程〉和C8〈边界〉。

**黎**：我给相同的分数主要是这几个作者都没有明显地比别人突出。像C3〈一趟旅程〉的语言文字熟练老到，但小说未完成。以6千字的小说而言，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掌握住叙述的节奏，其突兀的结束也表现出作者的「无力」（没时间改写？）挽回。个人认为就整体而言，这是不合格的参赛稿子。而C3的另一篇作品〈镜子〉是成长／青春小说，阅读上注重感受之美，缺乏「实质内容」。整体描述动人，画面感很强，表现出作者极佳的描写能力。就此次送审的参赛稿而言，这应该是其中最难以挑剔的单篇作品。

**庄**：我的看法是C6〈妙莲芳华〉至少在人物刻画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除了叙述，人物刻画还做得比较好。那另外两份优秀，C3〈一趟旅程〉跟C8〈边界〉只是一般的说故事还可以，只是在人物的塑造略为逊色。

黎：我自己很明显地看出来C6〈妙莲芳华〉的作者是李天葆。因其语言文字风格化，可辨识度很高，是天葆的招牌腔调。

庄：对。但我们暂时不管他是谁。

黎：我知道。可是我觉得他交出来的〈妙莲芳华〉及〈珊红探情〉这两篇作品完全是等于一篇作品。他交上来了两篇作品，可是这两篇作品基本上没有差别。事实上，它们无论就内容或形式而言，水平太相近，写的都是深闺怨情。小说结构完整，都有「故」无「事」，同种情趣和叹喟，基本是凭借强烈风格化的语言腔调去完成经营的作品。两篇作品面对的问题却是「四平八稳」，「不过不失」。它们不是李氏的突破之作，在所有送审作品中，它们也不是最抢眼的。但是我没有反对，我把他们都放成分平的话，那其实对我来说谁得都是一样的。

庄：那您坚持三篇都平分，并没有哪一篇最突出？

黎：我自己就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会觉得C6〈妙莲芳华〉表现踏实，可是就作者的语言和结构能力来说，我认为他大有能力写出更好的作品，可是他却只写得四平八稳，这让我感到失望。其他我给平分的作者，基本上都面对同一个状况，就是他们交上来的两篇作品里，有一篇特别好，另一篇却特别不好，所以两篇加起来相互消长，拉下了他们的分数。若就单篇作品来看，有些比较好的作品比C6〈妙莲芳华〉强，可是整体却被另一篇不好的作品「扯平」了。

庄：那如果我们给C6〈妙莲芳华〉特优，您同意吗？

罗：现在黄锦树老师的第一名是C8〈边界〉，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我要打电话给黄锦树老师。

庄：紫书，黄锦树给的第一名是C8〈边界〉。

黎：我认为C8〈边界〉小有文采，语言稍觉生涩，叙述上也显得火候不足，但能表现出城市感，作品不流俗，在这次的参赛作品中，它能让人眼前一亮。而C8〈城市吉普赛〉的叙述愈到后来愈失控，结构松散，变成了女孩成长岁月的漫谈。雨的意象没有经营好，到后来已变得可有可无了。女主人公的生命经历与心境与A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十分相似，两篇读下来，会觉得作者的城市人景观太过狭窄单调。其它呢？

罗：第二名是C6〈妙莲芳华〉及C3〈一趟旅程〉同分。

黎：那我们就从C3〈妙莲芳华〉和C8〈边界〉两位作者里面选出一位特优吧？

罗：（罗接通了电话）黄锦树老师您好，因小说组的名次在评审过程时有些争议，我现在把电话交给庄华兴老师。

庄：锦树您好，现在名次我跟紫书比较接近。您的第一名是C8〈边界〉，第二名是C6〈妙莲芳华〉及C3〈一趟旅程〉。黎紫书的则是四个平分，就是C2〈天微微明〉，C3〈一趟旅程〉，C6〈妙莲芳华〉及C8。我的也是C3〈一趟旅程〉，C6〈妙莲芳华〉及C8〈边界〉，不过我把C6〈妙莲芳华〉列为特优，C3〈一趟旅程〉和C8〈边界〉排优秀。紫书则是平分。您怎么看？

黄：我们现在的关键是应该先做一个排名。

庄：黎紫书，您能做一个排名吗？

黎：C6〈妙莲芳华〉与C8〈边界〉两位作者中，我个人比较倾向于C8〈边界〉得第一。

庄：锦树，紫书更倾向于C8〈边界〉得第一。

黄：那跟我一样。这次参赛作品以处理男女情爱居多，其中这两篇最为老练，或写施虐、受虐的肉体欢爱与精神的困局；或都市女子深刻的苍桑感。C8〈边界〉以「已经是边界了，为何轨道还在延伸」隐喻界限与超越界限、脱困与受困。小说藉后设的设计，在揭露伤害的根源的同时，却又让女主人公受困于受虐，而显得异常凄厉。C8的另一篇〈城市吉普赛〉通篇藉著雨季、住处漏水，具体而细致的写都会女子的爱欲、生理、甚至气味，情感与肉体之间的微妙张力，文字相当到位。

庄：两个C8〈边界〉，那就让C8〈边界〉得特优。

黄：嗯，其他我没意见。C6作者的文字相当风格化，相当程度的张腔，文字风格与小说的「世界」（大马）之间有著微妙的落差。相较于前一组，C6的短处在于文字的风格化局限了写作的空间。其长处在于写女人细腻的情思，不论是〈妙莲芳华〉中女主人公若有若无的情愫流动；〈珊红探情〉中的姐妹情感与侧写螺仙和不同男人之间的爱欲。作品刻意精工描摹的许多个瞬间也颇值得称道。而C3的两篇作品，〈镜子〉远优于〈一趟旅程〉。〈镜子〉细腻的写几

个青春男女之间的情感互动，镜像般的映射。小说于流滞的时光著墨甚多，以「消失」为关键词，铺写欲望与爱、禁忌与困惑，相当可观。〈镜子〉写一位外佣的「偷来的旅程」。外佣与老人之间的互动、外佣的心理活动，都有可观之处。只可惜小说突然结束了，没有对结局更明确的暗示。

**庄：**黎紫书，我们现在C8〈边界〉入选为特优。那其他的您有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您其他三个平分。

**黎：**没有。因为现在您们两个都选了C3〈一趟旅程〉及C6〈妙莲芳华〉，就这两位得优秀就行了。

**庄：**您的C2〈天微微明〉也同样分数。

**黎：**C2〈天微微明〉我不坚持。因C2〈天微微明〉多有语病，看出来作者的用心经营，但雕凿感太重，叫人难受。前面的佛经语与全文的语言不搭调，有拼凑感。对「故事」无力经营，性爱场面的插入十分生硬。感觉上作者很年轻，无力掌握小说人物的心境。作者的另一篇作品C2〈日月琉璃〉语病的问题相对减少，文章很有袁琼琼的味道。内容与形式都嫌老气。女主人翁的名字「柳梅兰」愈到后来愈可有可无，不如直接用「她」取代。

**黄：**嗯，C2的作者爱调动佛经典故。〈天微微明〉写一位失业丈夫和妻子及妻舅间的互动，以「有性无爱的口交场面」喻婚姻的疲惫。而〈日月琉璃〉相较之下是篇较好的作品，题材和〈城市吉普赛〉相似，写都市女人的情欲与爱，有其动人处，不知何故主人公的名字两页之后全用「她」字代称。文字的绵密度及情感力量不如C8〈边界〉。

**罗：**好的。黄老师，我们的前三名就定出来了。

**庄：**那么现在看来，C8是特优〈边界〉，另外两份优秀是C3〈一趟旅程〉及C6〈妙莲芳华〉。

**黎：**好，我没意见。

**黄：**好的，那我们就这样决定。

**罗：**好的。评语我们都有了，现在想听听您们对这次海鸥文学奖的总评。现在我们先请黎老师说。

**黎：**我觉得参赛者比预想的来得少，有点惊讶。整体来说参赛作品的水准不特别高，不如我的预期。参赛作者交上来的两篇，一般都水平不均，也有些稿子



「为参赛而参赛」的目的太强。比如C3〈一趟旅程〉和〈镜子〉，我觉得〈镜子〉在整体上语言情调比较少缺点，可是〈一趟旅程〉明显是还没来得及写完就交上来的作品。这种参赛的态度让我感到有点疑惑，并且觉得这种态度很不好。我以为作者对文学创作本身没有表现出该有的尊重。其实他如果坚持把作品完成并写好了，即使超出了大会限定的字数，我很可能还是会为他争取。

**罗：**谢谢黎老师，我们现在来听听华兴老师的意见。

**庄：**有关参赛作品我觉得作品出奇的少。海鸥文学奖的奖金那么高，但作品则相对的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可能是因为其中一份作品需要经过登刊，对参赛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我本身认为一篇不够，应该要增加至两篇，再加上一篇新作。但如果这样的话，参赛的人就更少，我想这是一个问题。这些作品中，像C6〈妙莲芳华〉的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人写的，他并没有超越，反而更不理想，比他过去所写的更逊色。我觉得像是为了参赛而写的。C8〈边界〉的故事很好，但人物刻画方面需要加强，比如说C8〈边界〉这一篇，我没有给他特优，主要是在人物刻画方面没有做到，叙述技巧反而非常好。人物刻画不如C6〈妙莲芳华〉，我觉得这是一个参赛作品中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需要加强。

**罗：**好的。请问两位对今天的名次还有什么异议吗？

**黎：**由于作品水平不高，我本来有考虑到是否该把特优奖悬空。只是我在参赛作品里看出来这里面有好些比较年轻的写手，这些新秀如果得到奖励，应该有积极的鼓舞作用吧？所以我后来也就没提出来要把名次悬空。我希望这个文学奖能鼓舞得奖者以后更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尽管这次得特优奖的作品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像刚刚华兴说人物的刻画都没有做到位，而且我也觉得可以看出来作者是个青涩的小说作者。可就因为他的不纯熟不老练，却还是表现出很大的创作潜能，我觉得这样的作者是特别需要鼓舞的。

**庄：**我同意您的看法。那我们就继续保留三个名次，即一个特优两份优秀。

**罗：**我现在公布获奖名单。特优奖是C8 张柏樞，作品是〈边界〉〈城市吉普赛〉。优秀是C3 龚万辉，作品是〈一趟旅程〉〈镜子〉，还有C6 李天葆，作品是〈妙莲芳华〉〈珊瑚探情〉。最后我宣布这次的会议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马  
来  
西  
亚  
华  
文  
作  
家  
协  
会  
出  
版

2  
0  
1  
1  
年  
8  
月  
号

马  
华  
文  
学  
网  
络  
版  
月  
刊

/